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雲

龍

主

編

小倉山房文集

袁枚著

(卷廿一廿五)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卷三十

錢塘袁枚子才

與程叢園書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于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稀其弊一悞于南宋之理學再悞于前明之時文再悞于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濶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

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者。據家似火。非附麗于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燦于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据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已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

事尊者卽用筆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人
惜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叢雜瑣碎中翻
獮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墻扶杖以行一
旦失所依傍便悶悶然卧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且胸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貌視詞章以
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
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
汪宜人傳紓徐層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
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于此僕之文非足
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

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謄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寧權簿冊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荅戴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
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
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尚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
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
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
關閩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
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真珠雖貴而僞故也人
之才性名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
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

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胸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于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教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

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
以自汚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時抹殺吾誰
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
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用平
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喻友由來尙矣卽以人品論
徐摛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艷盡忠唐
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
人也若夫迂艱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
然非頑不知道卽鄙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
樊川恥之嘆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

所不安于心而後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于轉展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阤于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讛言令人欲殼善乎鄭玄際曰于古文章傳真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駿互殊皆有獨

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間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皋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卷之三

文集

荅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于再
至于三若發于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己枚自問何以得
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惑至于天故何
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
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
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訐人詩文徵吾心不
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兼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
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元世取覆舊祇桓譚篤好
比諸周易溫公通鑑人人皮束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

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
俚爲此于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
俾其自信豈葬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
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
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
枚竟未死而得之于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
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
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
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
俱非托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

所立于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所爲文勁折通峭能獨往來于天地間。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母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枚再拜。

ソーヴィニヨン文集

株式会社ソーヴィニヨン

荅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二語是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嘻過矣夫飲食者見物曆敗而噲之以其不悅于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于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于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恩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

後慶則又悞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可閔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寧足觀乎又某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眞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眞惡惡若有心較論于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矣其平素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患廸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

陰陽文感應篇瑣瑣齋促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魯頌稱太王剪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剪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子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于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

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教法。若年到十四五。當心知書味。僥焉自有學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答也。

與楊時塘書

昔。述。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諭。諷。足。下。不。
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教。之。棄。職。過。矣。然。天。下。
事。有。不。爲。而。賢。于。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
父。也。不。修。膳。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
飲。之。也。非。所。甘。而。強。焉。雖。當。時。惡。其。螯。口。覆。孟。逐。醫。而。
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
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
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腎。處。離。隔。太。遠。彼。
爲。父。者。必。恍。然。于。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

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已。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
一。旦。有。真。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
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
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訂。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
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上。首。開。言。路。風。聞。者。
不。罪。稱。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
陳。言。迂。遠。牽。引。令。人。聞。古。樂。而。思。卧。其。次。小。有。條。議。改。
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
伺。上。意。而。迎。之。其。昌。誤。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
主。亦。所。厭。間。况。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

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專司。變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爲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爲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憚其威儀。以爲受逐者木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小倉山房文集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爲難古之人事苟當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爲非事苟不當高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賁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言官人進幸于君后不得尊也又曰恒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因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恒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朴無爭之以爲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于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韓褚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尚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

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于開棺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守窪之儀而又忿爭手搏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嘵嘵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

折之遠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起本無此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怒而不表禮焉故蒸梨不飾皆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于是以輿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闢乞憐子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狗齒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官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格太后揩指卒皇首律文傷尊長無誤

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故也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祛而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盡父怒可乎占之善處此者鄧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願于秋後母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正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于挾毒貽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侶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匝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燦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卽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

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悞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叅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抵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卽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于百倍于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于鄭子問禮于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于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

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
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
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
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子皆目不識
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
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于理
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于文格物也約之
以禮致知也又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

卷之二
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究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視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于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于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已以進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俛冑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用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于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

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
間關係甚巨已之貪廉抑辛
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_出
會覲龍大淵柄國時略與_重
大與之忤逐歸不悔豈有_希
之_之促胄自告前失大弛_僞_監
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奉
知蓋宋史成于道學之風甘
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論
姦十倍于促胄游之過小半

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
侂胄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諸者何也。則一與朱子
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
惜不量力耳。金人望。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于爲國
繆于爲已。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
未滅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于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
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襍史而
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于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于國事而終于詩文故于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于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于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

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于地偶統于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薰香剃面絕無風骨止

矣學八家不善必至于子村媼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
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小倉山房文集

一三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齊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躤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鮒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何如劫盜然向憶君如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皆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幹一流暗爲關說然

後其貨始達于權臣益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于金則夸鄭袖矣綦母恢贏四十金則贈溫圓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鬪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刀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薄諱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

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斂尚非不得已天亦諒之
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培克殊不
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不繼殮不知向之金錢
山積藏于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一
不
二
方
文
集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時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嘆
嘆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
夸抑其心皆不出于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
無德言于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卧卽煩而欲嘔
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
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
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
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
而却輦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

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
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還
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尚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
之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
自生自死亦非姦臣之力所能責歟生死之也或惜公
在廣州戀黎倩爲朱子所譏嗚呼卽此可以見公之真
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
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
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
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蘓武娶胡婦關忠武請

秦宣祿妻袁粲八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
獄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飈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
然安坐而捉揚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鸞鳩猶譏其毛
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謹小慎
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
能學遜翁取數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
此之謂大丈夫微志簡吾誰與歸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三十一卷

錢塘袁枚子才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于仁氓惠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畱

南樞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修月河作梟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于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儼直至于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

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俱蒙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征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啟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

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天子之恩眷明良遇合于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扼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

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曰昔先人顥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磨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綱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于吳江之東顧阡公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真嗜詩書體用必俱望望中丞澹如猝如內入禁庭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

驅。有力必抒。匪以徇譽。見義必爲。匪欲功居。忽棄隼旟。
歸奉板輿。若將終身戢影蓬廬。天子思公。速下鋒車。
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首。敢
不勉諸。東治河濟。濬其沮洳。南奠楚邦。澆解苛除。事繁
力耗。惄重心瞿。農勉額額。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
呼蒼蒼。越山瀰瀰。鴛湖葬公。其間馬鬚。龜趺千秋。過者
必式必趨。

丁集上
文集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姽婳明淑不苟笑
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纘先生其時尊章在堂正妻劉
恭人當室太恭人孝子姑順于嫡從禮無違訟帥以敬
雖分居之築里咸和若穆羽之調生兩子而封公卒其
長君卽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才八
歲憊然一婦獨支門戶內凌外侮未免僥張而太恭
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書護持遺產爲子延名
師婚望族凡家務之瑩瑩大者無不畢舉夸人聞之疑
封公之尚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訟慙

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趁此年華可不鞭勉前進轍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縣州縣凡六處題補安慶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灾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紳士倡恤獄囚飢寒贍以錢米觀察訊責弛盜案其渠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貞然疊荷太夫人恩所以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卽以報太夫人也其盛德之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恩府知府恩瘴癘僨興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恬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禮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于官署觀

察起復後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事嗚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瘴雨蠻烟非高年所慣然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母心殷不能

一意辦公上報

朝廷恩故耳豈料身亡不過數年

觀察所蒞皆聲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烹武昌魚飲建業水供板輿一日之歡此臯魚風木之悲古今同感宣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淒然泣下也太恭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督聞罪人呼號常屢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于顏以故觀察之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教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

次世華孫二人以 親恩 詰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

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彌明松寒更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
貞情情恭人爲魯陶嬰劬躬盡後訓子成名天道似遠
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動物者誠貽謀者
遠聞風者興卜茲元宅安藏慈靈峩峩綽楔鬱鬱佳城
儲休啟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閒有篤實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皋元和豐縣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薦卓異入都遷大理寺評事

天子召見清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聞曹非國家獎拔人才之道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奮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徇庇罷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于爲政常言前案不清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幼時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咸便之尤長治獄如皋

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謀害塘鄰姚德助其詞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脅以刑乃云素善陳知其身有鬻女金故乘醉而夜擠于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佯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專訊王乃惡丐某挾仇所教也人間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往往不實我先根窮原犯使真情得而后再訊所引之人則思過半矣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倘無辜強雖悞披其頰于心不安而况加刑乎官不可爲賊所用也上元滿營小兒迷路

隨一跛者行兒頭眩跛者教飲井水遂愈街卒擒之云
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寃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
而乃跌跌然跛行于市乎且旣迷之又教飲水以解之
無是理也街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營員會審跛者
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尋渴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
米貴句容姦民聚衆萬餘謀劫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
爾等何爲答聲嘈嘈不可辨君喚老成者前有三人闖
然出曰無他愚民求賑耳君曰求賑當在縣倉不當在
王貢生家汝命眾人歸家賑卽至矣三人回顧靡其肱
衆皆星散君知此三人創亂者也命其姓名至署領粟

旋卽縛之荷校以徇合郡肅然如皋有坍江蘆課民疲于追君力求莊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運鹽泰州徐家壩乃閩上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堵蔽百餘年忽商人賄閭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舊迹而罔民以取便請于大府勒碑永禁羣氓懼呼江寧通濟門外有敎場甚寬中間旗人牧馬民田其旁亦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管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辨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卽諳旗員同丈得三千三百

餘畝周圍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糧券鑿然旗員憮視無
言將軍亦悔制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令有德
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廷尉鄧遜齋
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難合交久
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謂其子曰袁公知我最
深必以墓銘爲托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
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君之餘兼自
哀焉所著詩集卷年譜一冊夫人氏子燧邑庠生
効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月日葬
君子

銘曰。月蒼蒼。涼涼而可親兮。帛委委。純素而有文兮。惟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飯。生塵兮循莊遠而不詭。車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而常疑爲古之人兮。嗚呼。嗚呼。此其墳兮。他日九京誓從子以結鄰兮。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橋太史執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索某銘墓某謝曰予奇士非奇文不足以銘君爲代請於隨園可乎少霞喜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長熟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嶷嶷自守君雖往習詩書助校讐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學手搏法能持挺鬪白刃兩目不瞬轉或挾惡少年遊狹邪與倡優雜坐狂歌酣頰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逋蕩如初專趨人之急遇難事眾皆憚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愛其才善

待之涇令詹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將揭報矣
狄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
眙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晡食盍治鳬羹啖
我與之食畢徑驟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
城前令盧某欲以糶餘穀二千石餽太守托君關說君
知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謾曰詹令有穀若干借
貯公倉可速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
虧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
穀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閒人品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
計太守視公爲何如人盧大悅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

卽輦穀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
不五日而兩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劫奉旨留任

嘻君乃廣文徵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聖恩於格外
然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卽遭際亦未嘗不奇君
雖跡迹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周卹戚里不使人知
君有用世心登賢書六上春官不第益侘傺嘗病

中強起攬鏡悲呼自投於牀蓋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劍無芒難割玉土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碌碌
意欲先人孝侯逐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指腹
犯雌雄心老空谷天卑其官薄其祿更天其子罰何酷

未路英雄惟一哭。殮帶於牀疾已篤。曰墓銘須袁丈作。
我感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
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誌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于虞山蔣文恪公主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寧邸上客每出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皇相對凡三十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凡叫呼以故益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濡蠟以待凡何余改官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內艱服闋過揚州謁權使某某以上聞遂挂吏議放歸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

得過從如前時憚君清標奕奕目有青光年雖高善自修飾雖戚里不覺其衰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蓋前屈後必合內裁分寸不苟治味如治文精潔詣微余聞君招輒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中歟與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雖盡心猶未已批點人落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送數百里外曰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重耀攝蕭山縣事就養于浙邇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司馬署中漏沉月落依依不去隔四載余再遊武夷過浙而君先十日亾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常聚

理固然矣然余果知便與君訣又何難于前去時小留
後來時早到耶或者故人重逢扶持酣嬉竟能生精神
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握筆銘君五十年來君
之笑貌聲音奔趨晚下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君名和
寧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鎬雍正元年進士官松
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潤
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乏族里待以舉炊者無
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
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重耀直隸州州判
孫二長方增次禮增以年月日葬所著詩文若

千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履是運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由然而寧恢恢母踽踽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猶較孟非貨取率敦和而從天羞谿刻以自處善逸生故不殖善樂生故不窶苟九原之可作微斯人吾誰與

林君毅菴墓誌銘

林君毅菴病革語其子鎬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第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廁其間未知許否已而君亾鎬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漢青翟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負以功曹名聞于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旣授我矣我又笑辭狀曰君諱嘉俊字墀賜號毅菴福建龍岩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鵝鄉生有幹畧父克旋服賈折閱家無擔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粵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濱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

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薄秩者耶以故勇于爲善乾隆

年

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灾數君不可欲掊克賑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于州牧援例留養飢民篡糧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囚泣於獄歸吳門後悔幼不讀書乃積卷輒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茶花與村氓往返夷然自得生平強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術數

陰陽拘忌之說彌口不言嗟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
聽于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卜龜
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
拘忌愈甚問小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
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
遠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
四人孫一人年七十五以年月日葬于

銘曰相傳繁昌有古生孤憤獨居行硜硜感君之恩報
不能歸死諱諱日作聲願爲君兒君勿驚其人素慕隨
園名向君稱說心尤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

事誠輪廻之說儒不稱考之於古恰有徵。蔡雍前世爲
張衡羊祜金鑑認得清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
絕纓

引碑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
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 詰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
恭人薨于南昌舟次香亭權厝自下逾年將卜葬祖塋
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
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按恭人名荆字
鉅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
而折聞先叔父與錢通大有所負叔父卒世母食貧歸
咎恭人詬諱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牀第間隔越若陌
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之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
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顯懇堤堤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

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冢婦家計又豐待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惠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羈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懼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既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于是延貴者

于內安賤者于外。堂皇上頃刻炊煙四起而內署供頓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寧其家。嗟乎晉閑秦糴許。不弔災古絕大。諸侯尚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于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慕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香亭是其言。卒不得聞。乙巳秋膺卓薦。又因公左遷。遂決志歸里。置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有鸞妻勸隱之言。無鸞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已恭人晚年病青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益精當。

蓋靜極而慧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庚一
端俱如已出卒年五十有四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卷三十二

錢唐袁枚子才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乾隆庚戌八月老友何君獻袞臨終以蒞官事狀蠅頭
書付其家人云爲我交隨園當必有以報我其時君長
子承燕作天台校官次子承薰需次秦中三子承福尚
幼餘皆婦女治喪倥偬遺失其狀今年將卜葬矣承燕
來乞志墓知秉筆者不能鑿空爲文而又不忍沒其先
人誣謾之志涕泣而謀諸余余道古人碑銘事迹與交
情並書余交而翁四十年爲子者不忍死其親余亦不

忍死其友也。豈可以事狀不具而聽其沒沒哉。謹就所知聞爲之銘曰：君諱廷模，字獻葵，號西舫。杭州人，分發江蘇，知如臯縣，調沛縣，遷牧高郵，再遷海州，俸滿引見，丁母憂歸，服闋不起，終于如臯。君清癯，立哲而聰，目燁燁有光，聰強詳審，頗繞幹略。常愛余所撰州縣小書，手抄以去。蒞官時，試而行之，所到豪暴屏迹胥役肅然如臯。素稱難治，君初臨，投牒者如麻。二年後訟庭如水，以其暇修葺辟疆故址，建水明樓與紳士咏歌其間，在高郵重到如臯修城鄉邑，父老扶杖攜幼而迎者，遮馬首不前。君愛其風俗之醇，遂卜之焉。嗟乎古

之賢人往往樂居舊治孔僖之子臨平盧憲之子靈昌
莫不皆然其故何哉蓋當其作官時視官如家視其民
如隸子弟及其去也民之奉其官亦如父如主人居他
鄉轉勝故鄉也奈今士大夫作官如作賈虛取諸民在
官時莫敢誰何一旦解印歸瓦礫爭投者如雲而起尚
敢緩須臾出境哉君能安居如臯是卽循良之明效勝
行狀一篇矣先是余宰沐陽有吳某就館洪氏妻昏夜
被殺主名不立洪氏子與其奴互相証余屢訊不決遂
成疑獄偶與君言及君曰此獄固難辦然君亦未盡心
余問何也曰君何不將二囚合繫之陰使人察其所言

再分繫之使人爲鬼嘯以林之或真情可得余憬然若失悔計不出此因服君之才之過余也君行義敦篤性殊瀟灑在江寧小住輒來山中佐余疏流泉蒔花竹登天風閣看江相約結隣蕭然有出世之想厥後急流男退樂志林泉者十餘年在當時亦預覘梗槩云先娶

氏再娶 氏女二人孫五人葬某

銘曰勿放勿拘持身瞿瞿未老而賦閒居卜一塵于所治之區蓋事學余也然長余一歲而竟泉路之先驅得毋愛余文而有意歸真將身後之名見托歟吁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公姓史諱奕昂字吉甫號抑堂漢溧陽壯侯之裔世居夏莊祖襲康熙壬戌翰林官至宮詹父貽直厯任三朝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謚文靖有子三人公其次也雍正四年世宗欽賜諸大臣子弟舉人文靖公愛公聰敏意屬公公讓於長兄奕簪而已亦旋中順天鄉試乙科以恩廕授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出爲山東兗沂曹道調運河道公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秀整有守有爲乾隆十六年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翎而下穿張秋之挂劍臺勢洶洶不止議者或欲塞臺口或欲扣麥田

下流公皆不可請于河帥顧公曰上源不斷而徒治下流無益也爲今計宜聯東西會爲一局先塞陽武咽喉乃從事於東棄故河開新河築兩堤如翼遏水北行則河力自退如其議水患果除 有旨命協辦南河石料濟寧乏船公停運糧艘運石以往爲漕帥所劾亡何南河奏他省協濟之石未到而東省協濟之石全輸上知公有才免其處分旋命攝甘肅布政使辦理軍需時王師征準噶爾故事兵四名所過處供肴一席健兒呼呶州縣苦之公奏官兵原有口糧按站支給請飭州縣改所供爲牛羊乾脯俾兵且食且走免稽行程

上可其奏。臯蘭令奉將軍嚴檄限五日內解送穀袋三千。令錯愕無措。公命各典舖將質押民間糧食袋借出。記數責成。押運官運畢歸還。不三日而事辦。當是時。甘肅路遠。自涇州起至甘肅共二十餘站。尖宿五十餘處。一路塵市。寧謐兵無驛騷。二十年補授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南洲積賊。范某渠魁。也有拳勇。歷任不能擒。公訪知賊頗孝。乃拘其母以招之。范果出。請死。公許。自新命縛羣盜以贖。范涕泣叩頭去。終公之任。不再犯法。公又多置哨船。增營兵。按月輪巡。全部肅然。每訊囚反覆。詳審不得其情。不止有邱廷華者。姦同舍生致死。事屬。

暗昧誣引他人前梟使獄已具矣公鋗距得實力爭於
大府前訊釋無辜而置廷華於法在閩六年天子擢
公廣東布政使公感上恩益奮奏首領佐雜雖微員
有佐理之任宜加斟別繕摺呈覽不必拘六年俸滿
之例奏雲貴川廣路遠大員丁艱宜速奏限驛行四百
里免懸缺久待奏國家封典原以教孝也今見請封
生母供結內註並非再醮二字殊乖忠厚傷人子之心
按結內既稱某人室女以禮聘娶則非再醮可知何必
多此詞累疏入上皆嘉許飭部頒行瓊州舉人某請
咨入都吏嫌用印處殘損駁回州文公念瓊州隔海往

返甚難命補藩印給發吏爭無此例公不聽次日出行
此人持香跪謝方知擾破州文者卽吏所爲作脅索張
本公之精神淵箸細事不遺皆此類也丁文靖公憂服
闕入都 聖眷益隆驟遷兵部右侍郎晝日三接行將
大用同官忌之以蜚語搆公 天子休公於家與三品
銜回籍讀書公遵 旨掩扉足不入城家有 賜書數
萬卷朝夕自課葺文靖公故園蒔花栽竹嘯咏其間雖
高年猶臨帖作楷神似晉人家居後疊次祝 肇迎

駕 上必召見 溫諭寵錫復二品原銜五十年與于
娶宴賡歌賦詩 恩賜稠疊士論榮之辛亥仲秋公慶

八十生辰仲冬四日無疾遽終子八人

女四人第六子培興余壻也猶記壬寅歲到
公家住紅泉書屋每晚公必命童子提燈而出絮語生
平決某獄辨某案漏下四鼓猶娓娓不休其卓然可傳
者無慮數十事惜予年衰善忘不及筆記而今又十年
矣諸公子丐余銘墓不能如當年撫吾師神道碑之詳
嗚呼余其負公也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槃槃史公燭介明淑端右之才旄車之族直想在
衿精神滿腹旣勤施於四方亦遂心於初服爾壽爾康
無適無莫爛其盈庭森蘭挺玉歟魄無傷神香有緣以

一个臣享九五福。倜然逝矣。如客不速。又何必絮語諱。
諱而啓予之手。啟予之足。

卷之五

三

水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吾師金中丞震方先生有從孫曰岳字哲訓生而英異十四歲聞其父觀察公誦于清端公文集慨然慕之及長善射好談兵凡握奇風角奪槊跳刀之法靡不殫究始筮仕平樂府通判厯署麥嶺梧州同知荔浦靈川來賓等縣皆邊地也最後署羅城縣羅城者于清端故所率邑瘴癟毒澑人皆憂之君獨喜曰余仰止清端數十年今竟蒞公所治或者公其有以默相之乎到卽創建公嗣輯公所著政書爲之傳播居羅城一年前後獲盜百餘里無夜警調補桂林龍勝通判龍勝水土尤惡抵

境不及三月妻妾家人死者纍纍君亦殮歿幾死者數矣然伏櫪之志雖病不衰每獨策一騎周歷叢篁深箐搜訪其山川阨塞宵小竄匿之所著爲桑江平樂紀要二書某宜屯兵某宜置戍科別其條君指諸掌適制府蘇公巡邊見其書稱奇才奇才卽欲荐君君以疾辭退而語人曰蘇公不能馭下慮他日有事未幾蘇竟以罪免巡撫熊公聞之歎曰金別駕知幾其神乎君浮沉粵西最久復移官于蜀子貞所厯皆瘠苦澆確之地其瓦屯勞悴若從骨相中帶來雖力疾自強邇險益奮而馳驅烟瘴垂三十年君亦皤然若矣君短視秀羸多能恢

奇自喜所至重文學興教化故人子及先賢苗裔有貧不能自存者傾囊賙之必盡其駐龍陵也永昌諸生越數百里裹糧從之遊又共述君實惠紀畧文行節錄傳於世終以龍陵同知乞病就養於長子見龍入閩署中年六十三而卒嗟乎若有志慕清端公其動心忍性相似其才亦未必不相及也然當日清端公宰瘴地死者十七人耳不及五年總督江南君宰瘴地死者至十三人之多乃卒以同知終老豈天之將降大任或然或不然耶抑必欲放清端公獨占千秋而不容後人追相存偶耶余受君叔祖中丞公知因得與尊人觀察公遊後中

永。薨。余。爲。撰。碑。觀。察。公。死。余。爲。銘。墓。今。君。亡。又。因。君。子。
見。龍。之。請。而。爲。銘。君。之。墓。然。則。昌。黎。哭。殿。中。馬。少。監。三。
世。悲。哀。不。勝。轉。怪。世。之。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耶。
不。知。有。昌。黎。之。文。而。少。監。至。今。死。猶。不。死。則。又。未。嘗。非。
久。居。人。世。者。之。爲。也。嗚。呼。銘。人。三。代。古。人。希。有。余。竟。公。
然。爲。之。則。其。老。且。衰。又。寧。堪。問。哉。君。若。有。知。其。悲。我。當。
更。勝。於。我。之。悲。君。也。已。君。子。二。人。妻。某。氏。以。某。月。某。日。

葬某

銘曰木性根土人性根祖道素之門自兼文武嗟哉金
君心追古賢何地不可官而與瘴爲緣能使百姓活而

妻孥轉歿三宿隨園一朝決捨握筆銘君老淚傾瀉雖久屈於人間終常伸於地下

一ノ一ノ文集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余屢遊蘇州聞人道長洲令田涵齋之孝與其封公香泉先生之賢問狀何若曰涵齋善養父志知老人愛山水時奉一騎一板輿恣其嬉遊以吳人之浮薄而封公排日出署竟齊其口無一人造作蜚語者非其道韻平淡有以深孚於人心何能如斯余聞而敬焉丁未冬遇涵齋於酒所愛其伉爽每兩人語輒移時今年刺海州丁封公憂書來乞余銘墓狀曰公諱玉字存璞號香泉世籍瀋陽祖翹色公始遷大興少時豪健善騎射務爲名高一日在郊外遇潘長者教之讀書曰好勇不好學

將流爲逋蕩矣。公歸讀大學集註至去其舊染之汚五
字，憬然有悟，遂折節改行，爲滿洲完顏公所知，公督南
河，挈公琮相助完顏公薨，相國高文定公尹文端公尚書
顧公琮相繼作河帥，皆器重公以碭山把總驟遷高堰
河營守備，厯遷至淮揚淮徐遊擊。嗚呼！完顏公者，名偉
余座主留松齋先生之季弟也。明允篤誠，造次必於儒
者。壬戌歲，余改官江南，蒙以通家子弟見待，留宿署中。
慰誨殷勤，其他若高尹顧三公，皆海內正人而亦余所
親炙休光者。昔人云：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以四君
子之舉。公之爲人，從可知矣。公生有至性，在袁浦官

署忽趙趙然心驚急歸視母母果病視湯藥半日竟得送終年過懸車堅求解組歸常端坐手一編凝塵滿席澹如也所著有省吾錄附蓬小草等集卒年八十有七元配趙氏繼劉氏子文龍孫慶豐三代皆贈如公官以子貴加贈文林郎以年月日葬

銘曰逃矣田公誰與伍漢之朱雲晉周處游俠趙趙力如虎一朝納約循規矩盾頭磨墨兼文武興來詩筆如牛弩三品尊官棄如土來看子舍綵衣舞終其天年歸紫府高風不愧古人古

一、看山房文集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余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頴長
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禹羨者侈
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煖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
與王已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賦詩余灑然異之亡何
羣務浸削商中耆舊凋謝恭遇國家大典禮大徭役
大府無可諮詢惟公是賴公閱厯既久神解獨超輔志
弊謀動中欵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羣商張目拱手畫諾
而已四十年來凡供張南巡者六祝太后萬壽者
三迎駕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後赴于輿宴公年已

六十餘每跪道旁。上望見輒喜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賜上方珍玩加級紀錄之恩莫可紀算轉運使出都請訓上面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勲舊閥閱而帝心簡重如此受寵若驚躬躬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丁丑辦治淨香園稱旨賞給奉宸苑卿銜壬午盤獲內監逸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上知公貧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羣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喧媢退有微詞公絕不與較。未幾兩淮提引案發上震怒不測羣商就逮京師勢汹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

然。一。以。身。當。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上。素。
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首。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
諸。大。吏。咸。伏。歐。刀。而。公。與。羣。商。拜。恩。而。返。妻。孥。迎。門。
先。咣。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餘。陰。無。怪。其。干。霄。而。捧。
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海。讀。書。處。公。
家。其。旁。葺。而。新。之。登。石。穿。池。請。駕。臨。幸。上。喜。平。山。
之。外。得。近。處。小。憩。兩。幸。其。園。賦。詩。以。賜。公。抱。七。歲。兒。迎。
駕。上。抱。置。膝。上。摩。其。頂。親。解。紫。荷。囊。賜。之。恩。幸。之。
隆。古。未。有。也。公。長。身。矗。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鬢。白。如。銀。

而。神。采。煥。發。聰。強。不。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

不申旦不止。邦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從。從然屢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一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賓。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屢空身歿之日。家無餘財。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陳盍公一流而風雅過之。公諱春字穎長。生時白鶴翔于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演。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一子。女皆不育。繼弟昉之子振先爲後。又天公歿之前一日。再繼其弟振鴻。壬寅春余持公詩遊黃海。一邱一壑。如得導師歸。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

詩作證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

年月日葬某

銘曰四民之末三揖以前間厥由來奇賞自天奕奕江
公宏智辨達手握牢盆葬枯栗乏善與人交靡不有終
赴義若熱艾物必豐均輸國計軍餉何妨惠我黎烝
育禿羸厄遭逢虞巡靈臺營造工垂神明馬鈞機巧
天子曰咨汝實朕辰游源而來公承寵
命千里駿奔換鼻息

一个匹夫三公不琴千秋歌吹已寂

聲華未休

爲之銘石敢泐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誌銘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文淵閣大學士嵇公薨于位。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加贈太子太師賜謚文恭命皇八子靈前奠酒遣官護喪歸里飾終之典海內榮之次年九月其子承豫等卜葬有期馳書爲貞石之請故伏念文恭公碩德重望年登耄名聞四夷古大臣中惟召康公文潞國差堪比肩枚才盡年衰何能當茲重任然追思弱冠試鴻博報罷落魄長安蒙公聘教公子得朝夕沾接風采受公知最早而因此知公亦深誼不當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璜號尚佐字黼庭

晚又自號拙修系出晉侍中紹之後家居金陵祖永德遷無錫以諸生在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中同殉逆藩耿精忠之難。聖祖追贈國子監助教陪祀范公祠父文敏公諱曾筠以康熙丙戌翰林厯任江南總河浙江總督拜文華殿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生而嚴重寡言笑雖貴公子而勤容周旋造次必于儒者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識者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春奉世宗特恩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才二十以太學生登進士入

詞林給假歸娶散館授編修 命南書房行走尋遷左
春坊左諭德乾隆元年今 皇上登極文敏公總督兩
浙三年秋有 旨召入閣辦事文敏公病奏請解任公
驚駭乞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浹詔袞到署未浹
月文敏公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
雜如麻中外頗有譖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
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 國病民病官
諸弊又奏河東總河一缺宜專其職守凡有題補修築
等事不必會同兩省巡撫致有掣肘推諉之弊 天子
可其奏七年遷學士再遷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工戶兩

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圮于風浪奉命勘驗督修功成議敘二十二年命爲江南副總河公奏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挑引河正對閩河改曲爲直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奉上諭所奏甚合機宜下河一帶經理汝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入都仍侍值南書房二十四年公母何太夫人有疾公陳情乞養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

十有三年。公早有此請。上諭汝父久任河工。汝趨庭時。
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
公不得已而赴任。至是得請。才能領天倫之樂。陶陶遂。
遂侍寢問安。自言此千金一刻時也。孝養五載而大夫。
人薨。三十一年服闋還都。實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
督兼兵部尚書。公起任之便。卽繞道河南相度。河形滋。
任後。裁壩夫。栽柳革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
邱五堡。命犁裡截十丈。衆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
官皆慶安瀾。酬神張飲。公尚欲詣工親勘。衆以公積勞。
略。血勸勿往。公不聽。行至半途。而探馬飛報。大隄湮塌。

人有幸有新犁裡餕可資保護衆始嘆服公之深識達
慮也然亦有神助出于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
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有險馳往
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之埽岌岌欲崩從者
瑟縮而皆改色或遮勸勿前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
則我與俱去聲息雨雹亦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
堤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
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起沙灘如其塌數人
以爲神又勘驗曹縣三保河河溜漸逼羣議下埽而未
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

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處下之
竟得安瀾因于月堤建桓侯廟而并建順平侯廟于對
岸論者僉謂聖朝福大百靈効順而要非公之精誠
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
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五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
庶常賞海淀官園居住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在
尚書房總師父處行走公厯事兩朝垂七十年兩爲
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
閱卷以至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枚舉
上亦視公如商彝夏鼎雖不必服用而陳之廟堂醇

樸典重邦家有光故五十年行于叟宴。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喜公重赴瓊林。賜詩矜寵公又與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公道臣不敢先君擬改期于萬壽後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賜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屢疏乞歸至于再至于三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公歸又憐其年力就衰詔嵇璜高年入直如遇風雪不妨遲至卽不入直亦可先賜紫禁城騎馬再賜肩輿到殿公銜感次骨泣且嘆曰君父體恤老臣至于如此死有餘榮自後不敢復作思歸之

想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極大風雪仍步行入朝如故也公議事畫稿無鉅細必沉思審定求一是處雖位極人臣而依然儒素猶記戊午年校館公家每朝罷歸相與談史鑑數千年事如指掌自言在南書房汪文端梁文莊諸公各言所長推公見解爲第一公亦夸校云先生非特文佳人亦好也其受知如此公精小楷能于胡麻上作書所作詩多不存稿惟奏疏數十篇藏于家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長承謙受業于校最純靜官至翰林院侍講先公亡次子承豫雲南劍州知州因公褫職上加恩以主事用次承閑承羣承

樸承恂承良承廉女一人嫁袁氏孫十二人曾孫三人
享年八十有四葬崢嶸山之新阡

銘曰錫山峯高惠泉水清降生嵇公明允篤誠少如威
鳳來儀虞廷壯司水政元圭告成官久能貧驪堪旋馬
貴而不驕慄然意下有所薦引不圖報謝惡隱善揚矜
孤悼寡每逢召對讜論直陳退而慎密溫樹不言傾
衿禮士正色立朝人之仰之孤月行霄豈不戀闕臣
力已竭天子留公纏綿憐惻給扶俠侍曠典重重自
天而降觀者動容恩重身輕隕心難遂從古臯葬不
聞引退巍巍華表鬱鬱松楸銘八音者誰我亦千秋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余嘗書楊君鏡村測因事爲作吏者法已十餘稔矣今
冬其子書來乞余銘墓當楊君存時余尚恐沒其善行
故書而志之今楊君亡可不彰其所聞慰孝子之心哉
謹按君諱燦字鏡村號質亭福建邵武府人幼卽入學
食餼以乾隆丙子舉人發江南權知上元縣寶授寶應
調長洲遷知高郵州再遷常州府知府調蘇州因公鐫
級補海門同知年六十卒君秀挺機警長不滿六尺而
精悍之色溢於眉宇所蒞處除苛解撓侃侃事上溫溫
接下吏民帖然長洲案牘麻起兼開白茅河君判決如

流疏濬得法高郵大旱布政使閔公不肯報災君爭之
閔曰汝擢守常州將行矣何必強預人事君曰官之於
民父也安有父將遠行而忘其子之饑寒乎閔不能奪
卒如所請乾隆五十年河門災君請招商領照赴運漕
採米屯戶聞之盡行出糶價以大平總督高公出巡上
元有禹郭氏者訴次子尊玉淫其妹已有身矣高公大
駭命君鞠訊君覺情狀非是乃陰召其小女啖以果餌
得其情案遂以定其隣人聚而歎曰天乎前三年禹郭
氏與姦夫解五誣其長子積玉逼嫁阿奴官不細詢已
斬決矣今解五欲占禹氏家產故又唆其母妹謀殺尊

王微楊公則一門奇冤又誰雪哉蘇州顧周氏笞婢婢
縊死前官疑周氏與其奴吳祥有姦故殺以滅口已刑
逼誣伏矣君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獄不可以意爲
也周氏笞婢致死自有本罪若以暗昧事陷人於十惡
非法也卽省釋之撫軍楊公魁謂余曰子屢稱楊守之
賢我猶未信今春張欒盜于闐玉事發聖旨嚴切我震
悚不知所爲一時獄繫累繫賴楊守部居別自專誅欒
而寬其誤買玉者奏上果蒙俞允歡聲如雷我方信
楊守之賢而嘆子之能知人余笑曰是奚足哉公知楊
守終未盡也撫軍驚問余曰買玉人杜開周常向余言

王案事平渠感楊守超雪恩邀諸賈人輦金幣爲謝晝夜致之楊絲毫不受此公所不知楊所不言而余所獨知者也撫軍爲嘆息者再君之降調也爲辦常州府弓兵一案天子怒其擬罪失入特予降調永停陞遷不知刑部所擬卽君之初詳也撫軍閔公三詳三駁君不得已遷就從之及遭嚴譴勢不能再揭部科又不能遣諸胸中遂隱忍紓鬱妄笑語昏亂竟成狂易之疾以至於死嗚呼其可哀也已夫人氏子學基候選布政司

理問孫二人以年月日葬

銘曰鏡能照物鑑隱慝兮君取自號其儀一兮施于爲

政上下悅兮蒼蒼者天斯人也而有斯疾兮固知壽爲
歟魄天爲鳬沒古有說兮然而未竟所施民思何極兮
吾不能臨其穴但能志其石吁嗟揚君安此室兮

卷之三

卷之三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公張姓諱士範字仲模號芷亭先世爲山西洪銅縣人遷居陝西蒲城祖國祚父克光俱以公貴誥贈中憲大夫世有積德卹饑拯災戚里受其惠者咸交口祝延之遂生公幼卽穎異舉止異凡兒每塾師出對句或分韻題詩公應聲如響聞者馨伏丙子舉于鄉庚辰補內閣中書甲申援例選福建興化府知府旋丁母憂歸服闋選浙江衢州府知府因公左遷調復原官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久之特授安徽蕪湖巡道又因公左遷公離家久將歸省墓途間患痘就醫自下遂至不起年六十

四公被飾厥躬君子之安雅善氣迎人行安而節和
見者皆悚然意下四權果使兩膺卓薦天子召見輒
加溫獎奏對移時池州民多凋敝官俸淡薄蕪湖轄

五府一州兼榷關稅俗尚華離人俱爲公憂公夷然不
以爲意抵任後問民疾苦察庫盈虛廉不言貧勤不知
億不矯虛以弋名不舒緩以廢事卒使吏靜民安商賈
歸至課以報最貴池縣西有火燒蕩公嫌不祥建天一
亭取以水制火之義未幾融風頓息己酉晚江水暴漲
潰港有麻浦圩幾淹矣公親往堵塞露立三晝夜堤竟
保全丙午旱蝗公自爲文禱于神山李衛公祠甫下山

而雨蝗亦蔽天飛去公子治獄測囚尤祥審權與使時
鳳陽婦追管氏刈麥于田姑老矣墜樓身殞長子鳴
九素忿婦謀吞其產以婦推姑墮控縣縣令不察擬婦
極刑公詰之曰姑死旁無見証身無他傷何由知是管
氏所推耶鳴九不能聲婦寃始雪鳳陽人嗜曰微張公
吾鄉其六月飛霜乎公道韻平淡于人世紛華投斃博
奕歌舞諸事絕無所嗜平晝閒居惟手一編吟咏不輟
或取古人法書臨摹自喜愛才出于天性遇寒素必傾
衿禮下之所屬書院有廢必興厚其餐錢嚴其課人文
蔚起丙戌秋與余初遇于高制府署中一見如舊相識

三十年來酒賦琴歌時時接。今秋病中氣息綰惙。猶強起絮語。約小差後過從爲懼。不圖余往京江未半月歸而公計已橫。几上嗚呼。浮生局促天意渺茫。原不許人控揣。然余大馬之齒猶禮先一飯矣。分當先填溝壑。乃一旦郎君反以墓銘見托。其能無悲。從中來筆未揮而淚先下哉。古語云善人云亡。百身莫贖。如公者當亦海內士林所異首同嘆者。夫所著有澹園詩鈔所臨有十七帖絕交書三種。先娶雷氏再娶王氏俱諳封恭人子汝驥壬子科舉人試用教諭次汝驥廩貢生出繼弟夢邈三子阿玉尚幼女七人俱適士族孫人以

年月日葬

葬

銘曰。旃檀一樹。百里外聞其香也。福德一星。九州內瞻其光也。肫肫張公。國之良也。身雖逝兮。民不能忘也。壽固未爲短兮。餘慶知更長也。穆穆佳城。此其藏也。猶有鬼神俾爾。孫隆隆其未央也。

八集山房文集

卷之三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君倪姓名廷模字帝培別字春巖爲山陰倪文貞公之後遷居杭州昆仲五人君其季也生而聰敏嶷嶷非凡
髫年入泮己卯舉人庚辰進士補安徽潛山令調桐城
遷宿州牧因公落職起復補直隸保安州牧又因公落
職起復補皖江懷寧令權知六安州又因公降調補黟
縣令再署桐城膺卓薦實授江防同知署潁州太守滁
州牧委審湖北黃梅事路染疾歸遂不起年六十有四
君少時美秀性通脫不受拘閼嘗學小冠杜子夏搖蕉
扇簪花游冶方領矩步者動相訾謷君夷然不以爲意

及作吏精廉。强力。桴鼓不鳴。人驚以爲不可測。嘗言理民如理髮也。亂髮不除。好髮難整。孔明爲政路無醉人。故其治一。以嚴爲主。潛山武舉萬年青虎而冠者也。君到一大創之地。以寧謐桐城災。一時無賴者藉荒爲名。糾衆劫奪。君知天寧莊梅能哲爲首。擒其父子當街杖殺之。羣黨解散。所到處利必興。弊必除。潛邑無城。君曰。城以衛民。無城則奸宄出入自如。且地形若釜。雨久外水灌入。民游釜底矣。請于大府領帑。興工烈日中。親執卦以行築者功成。而水患除。滁州向例銀鞘過境地保糾發。助費君不可。曰。滁鞘來往不絕。地保歛民。民何以

堪卽發官錢馱送下站餘差盡革宿州辦公蠹役強拉
民車與錢則免君乃通計各鄉車數若干編列字號挨
次輪直出示曉民當直者自行赴官承應民踊躍稱便
君尤長于治獄桐城義津橋有盜案囚叅將局君比捕
嚴捕役章標賄賊某冒充君疑之畧究詰知其冤登時
縱之胥吏皆失色幕友尤君君曰吾寧受處分不忍以
民命爲兒戲亡何他案羣盜互相投首而此案遂明英
山僧廣明姦杜某兒婦值杜撞見遂擊殺之而反誣其
兒逆倫縣令不察獄已具矣君爲平反合郡懼呼君槃
槃有才而宦塗乖午英山一獄天子嘉其能得正冤

特。旨召見。正在請召而忽奉部文降調。最後受知于孫補山。相公許薦知府。薦草成而補山入閣。旋爲有力量所奪。屢起屢躡。嵒奇厯落。如其爲人。若暗中有齷齪之者。君雖作達如故。而中懷鬱紓。年力亦從此衰矣。君亦貧。初試春官。賣屋以行。而慷慨好施。揮金帛如棄涕唾。肩任前官虧項。兼助其歸。不一而足。桐城饑。捐俸倡賑。所活數萬人。其他歌場酒所。亂擲纏頭。亦復豪宕自喜。以故厯官數十年。家徒壁立。幸而所莅之地。臨去時民皆具假脯。捆載以從。常入都留眷。奉太夫人僑寓宿州。家無旨畜。私心憂之。比其返也。跪膝下。問安太夫人。

扶起笑曰兒去後不科此間童叟供給較兒菽水之奉尤覺豐盈此皆兒平日作好官之效也兒他日其始終如一哉乾隆二十九年聖主南巡尹文端公辦攝山供張委君與商人汪楷亭曹學賓委員魏廷會莊經畬朱龍鑑等董率其事山光水色中輪流置酒招余畱宿說鬼評美漏盡不休嗚呼才三十年前事耳今文端公久薨諸賢零落殆盡幸存者惟余及君君又溘然先去而余年亦七十有九然則歐陽修所謂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盛爲難再其信然耶恐山靈有知亦常泣下君善談笑能詩隨園詩話中所采甚多者四蟲備好一書

尚未付梓妻魏氏再娶余氏無子繼兒子本仁爲嗣與
丁酉孝廉孫三人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漢有朱邑葬于桐鄉君能繼之兩臨茲邦善政流
風迢迢相望異世通夢盍祀其旁胡爲後人歸櫬于杭
我思疇昔雪涕浪浪未憑其棺但銘其藏音塵雖遠談
詣未忘爲民之爹爲國之良風流人豪宿艸亦香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纖名逸生而媿姬有天紹之容幼
讀書卽辨四聲愛作韻語每落筆如駿馬在御蹀躞不
能自止年甫笄嫁吳中少年陳竹士結褵之夕新婦烟
視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箋出索郎待催妝竹士適適然
驚幸素所習也卽應教索和從此琴鳴瑟應奩具旁烟
墨鋪紛不數日變閨房爲學舍矣纖纖事尊章謹不以
文翰自矜一切煩擇衣圭燭淪秩膳事罔或不涓當是
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俱
推纖纖爲祭酒一日者遇諸女子虎邱日將昳矣偕坐

劍池旁相與談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復旁聽者縉紳先生或不解所謂咸惶也有識者喟曰山海經稱帝臺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子人石上毋乃真靈會集耶其爲鄉里所欽挹如此纖纖論詩于唐宋諸名家靡不宣究尤酷嗜余詩得小倉山房集伏而誦之盡四晝夜畢寄書諄諄乞爲弟子余感其意今春往訪則病已篤強扶起呼先生再拜余旋往西冷逾月歸則纖纖死矣臨死語竹士曰吾與先生一見已足千秋所悽愴而悲者吾聞先生來卽具門狀招十三女都講作詩會于蔣園畫諾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

執筆爲諸弟子先此一憾也我尚有書中疑義欲面質
先生而今亦復不及此二憾也欲釋此二憾須先生憐
我肯銘我墓則我雖死猶不死也余聞而泣然昔東坡
老矣貶惠州有溫都監之女窺其讀書城奇賞之海外
歸此女已亡坡不能忘情作小詞以弔余愧非東坡而
受知于纖纖則百倍于溫家女矣貞石之文尚復何讓
第目論者動謂詩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兌爲少女
女而聖人繫曰朋友講習離爲中女而聖人繫曰重明
以麗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誰非女子之作迂儒
穴隙之見誠不然也然余閱世久每見女子有才者不

祥兼貌者更不祥。有才貌而所適與相當者尤大不祥。
織織兼此三不祥而欲其久居人世也不亦難乎。余三

妹皆有才皆早死。女弟子中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最有才最早死。其他非寡卽貧。今織織又死方知吉耦永
諧福比將相王侯天猶靳惜此固造物之結習故智牢不可破者也。而又奚言織織所著有瘦吟樓詩。卷卒

年二十有以年月日葬

銘曰昔蒼帝之造字兮賴女媧之寶。裹遂鍾靈于織室兮率采伴以相將。有金天氏之苗裔兮會筮于有黃。曰歸妹之翩翩兮將稅駕而南行。揚清臚以流視兮羨人。

世之有鸞鳳騎元雲以來降兮戴香纓于媚鄉含蕤芳
以俟風兮騰佳俠之函光協歸昌之奇律兮極和鳴之
鏘鏘既刻雕其靈府兮又百怪之剔駢其膏肓竟嫋媒
而不復興兮去九疑而訪英皇徒執手以奄然兮累奉
侍之神傷豈不知九州之一老兮亦烏淚之淋浪嗚呼
此墨如者乃其詩骨所藏兮將見優曇花之開其上而
青帶草之護其旁兮九州一老四字織纖書中贈諸

卷之三

文集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君姓胡諱開熙字士端一字葆亭系出陳胡公後唐末節度使諱學公者卜居徽州婺源之清華世爲清華人祖應裴父廷瑾俱有隱德以淑行聞君生而孤露修然自束清驢湛然爲大父所奇賞教之誦習博覽竹素志絜而行芳鄉里有難決事咸就正於君君苦食貧假館富人某某有園墻之釁以千金怵君爲左袒君不可曉以天倫大義某色忿然君遽辭歸採木黔中出沒毒澗險絕之地濱於危者數矣得圭撮之資皆寄歸供母歎曰易稱君子尚消息盈虛言消之時當行消道也我今

行消道而轉致羸餘其敢見義不爲奄奄如泉下人哉。於是趨人之急除苛解燒嘗客毘陵有鄉氓相閥者邑宰命尉往勘氓輕尉官卑羣聚侮尉尉不忍其訥而主名不立無所發怒乃誣監生陸某申牒訴縣鄉里知其冤相與愴也君奮曰救讎者不博戟吾能爲之道地遂往關說于縣子尉二人素重君卒解脫之逢生公有祭田鬻去久矣君盡贖還并增益若干畝念族中絕嗣者無慮百有餘人仿古祫祭之禮於清明後一日聚客栗主具普淖以供合族歡呼曰吾宗有模亭此後無子者其無憂乎君好學工詩記性絕人少時登黃鶴樓嘿識

樓中翰墨歸錄不遺一字又能肆心廣意以白鈞者常
與洪孝廉壽山見訪山中縱言及於方輿君言江源發
於南北金沙泰山之脈自遼左橫海而來崇山卽嵩山
古二字通用皆余所未聞也恨相見之晚有子三人長
永熾早卒次永煥次岳次永輝皆訓以義方常曰吾貧
時思著一簾單衣必與汝母作數日謀汝今安居穀飭
可無念哉與永煥渡江故犯險浪而行曰忠信涉波濤
膽可習也及永煥以丁未科進士候補工部主事又訓
之曰汝年少受國恩惟勤以集吏事謙以達衆懷其
庶幾不負君父耶嗚呼君雖不挂朝籍以老而此二

語者於居官之道已盡之矣。夫人黃氏俱以子貴
封如例年七十而終女四人孫三人以 話
年 月

曰葬某

銘曰。印樹本則百枝皆動。聞義聲則一鄉皆重。槃槃胡
公材。本梁棟。隱於貢遷。德則屢中薦祖。一羹輒思族衆。
授兒一裘。必加規諷。爲焚靡卿。爲孔獨誦。如謝夷吾之
自知死期。如管幼安之海中風送。未展志於巖廊。徒揚
休於家術。克臧厥心。未竟所用。宜其戢影於白下之
塵。而鍾美於河東之三鳳。

徐君星標墓志銘

余常銘奕國手范西坪之墓矣今又得一人于吳江梨
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羸廢書性獨好奕父
培雲故國手也四方奕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
丫髻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
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值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
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奕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問
讓子若干星標踴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
客笑而從之甫數着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
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卽往階下拋堵嬉戲客懼損名佯

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
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
破。法。星。標。強。投。數。子。于。閒。處。若。惹。人。姍。笑。者。俄。而。近。聯。
遠。映。若。火。生。積。新。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
起。觀。者。且。驚。目。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
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
好。奕。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有。以。奕。得。太。守。者。使。星。標。
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
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奕。耶。嗚。呼。惜。矣。星。標。有。于。達。源。
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效。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駛驥生七日而超其母
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奕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晝
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
君之名一日不朽

文集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公孫姓諱士毅字智治號補山先世爲姚江望族遷居
仁和臨平鎮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卽聰
雋神明湛然玉亭公爲治生計敎之質鬻公所致輒有
奇羸然非所好也溺苦於學窮晝夜額額有有子惡臥
自絆其掌之風遂博通經史入泮舉於鄉辛巳中進士
皇帝南巡公獻詩 召試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軍
機處行走遷侍讀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 王
師征緬甸大學士傅忠勇公素悉公才奏請同往駐軍
騰越州一切羽書章奏公指揮於矢石間動合機宜忠

勇公嘆曰古所稱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者其孫某
之謂乎亡何大軍奏凱授戶部廣西司郎中庚寅鄉試
充湖南正主考督學貴州擢大理寺卿出爲廣西布政
使調雲南雲南有鹽銅二廠數十年來礦老山空柴薪
騰貴又自大兵過後夫馬疲曳官商多惰煎惰運惰銷
者前督撫不敢上聞致獄囚纍纍公奏請豁免一時廠
員沙丁如荷校之得脫咸懽呼祝延之未幾陞任巡撫
以失察總督李侍堯革職効力軍臺簿錄其家不名一
錢上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或笑謂
公曰昔陸伯言爲大將軍封侯後吳主命其還鄉補舉

秀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後詞館。天子恩公得母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覺自喜。旋授山東布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陞總督兼管粵海關務。廣東濱海民有佔沙地者，爭訟不休。公設局清釐，升科千餘頃。沙案多盜，有黃姓者聚衆萬餘，前撫李湖擒殺二百餘人。不無冤漏。公率大兵張旗鳴鼓環其窪而圍之，命自獻渠魁，否則將移其民，藉其地。黃大惧，縛盜首七人以獻，不血刃而沙案平。是年冬，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通，而潮州最近，先到其地備文甲芻茭未幾。王師渡海，果調粵兵徵餉，遂咄嗟而辦。上大悅，晉秩太

于大保賞戴雙眼花翎世襲輕車都尉戊申安南國王
黎維祺爲其臣阮惠所逐率其母妻叩關求救公得信
卽檄安南各處總兵起義而身自領兵防守鎮南關
上嘉其能識輕重知大體命提督許時亨領兵送黎
氏母妻還國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將抗拒擊破之
進兵市珠江將造浮橋以渡探知南岸有賊據山乃於
北岸列陣攻之親自督戰相持三晝夜砲聲震天賊衆
大潰乘勝直抵富良江賊驚曰江在安南國都之外
王師渡江是無安南也乃盡收戰艦泊南岸拚死拒守
天大霧公縛竹箋命將士大呼渡江賊不知我兵多寡

自相踐踐獲其大小戰艦數百。擒斬無算是役也。城衆四萬守江我兵之先至者僅千餘人竟送黎維祺還國復位。阮惠遁歸故城事聞上封公一等謀勇公賜寶

石帽頂下

詔撤兵公亦渺視小醜遭

旨遽退而黎

維祺本孱王也孤立無助阮惠率餘黨傾國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公欲以死報國策馬直犯其鋒參將某牽

公馬倒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公怒擊以鞭墜其兩耳

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公上表自効辭公爵繳還恩賞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已過釋公罪授工部尚

書賜第一區紫禁城騎馬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旋

署四川總督庚戌調兩江未半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回京供職辛亥西藏廓爾喀與喇麻構釁川督鄂輝帶兵赴藏 上命公往打箭爐辦理軍需其時大兵已進後藏而前藏爲軍營要道公督理糧餉路經察木都瓦合山等處上下七十二峯嶽崎危嶮盛夏積雪下消凝爲冰稜人馬無駐足處公令土人立山頂以繩繫腰懸縋以下身帶精補和雪而食每遇險輒以身先人多感舊凡器械軍糧無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爾喀平奉旨授文淵閣大學士仍駐前藏辦事乙卯黔楚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營平塊堵禦各隘口丙辰春湖

南白蓮教反侵擾西陽公往來鳳扎營乘其不備分四路進兵勦除茶園溪旗鼓寨一帶屯聚之賊情用火鎗雨用短刀高處用雲梯叢曲處用鈎戟應手稱心如風掃葉有千總張超者手持丈八矛闖入賊營斬一騎赤馬而白衣者梟賊也餘賊奪氣漸漸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龍嘴札營將圖進取而平已七十有七瘴毒淫積勞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請軍中大臣福寧交代印信軍務連夜輿至平塊軍營未半道而薨當攻旗鼓寨時賊兵號稱十萬皆虜脅良民爲先鋒公病中將所獲囚皆爲訛明判別生死以故騎箕之夕遠邇哀號天子

震悼下 詔追念勲庸復還公爵 命內臣護送其喪
賜金 賜祭 賜葬 賜謚錫典之隆爲近代大臣
所未有也公五官並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
除校簿書見屬吏外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灑灑千
言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
中蒙執後輩之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毳南金餽遺
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燭而起操筆疾
書衆將升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
老兵擡靈過山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興時虜
氣甚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處而公好整以暇歌咏

吾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兩江總督官尊
不甚理事公一莅任如光弼將軍旌旗變色所到撤去
前站驂馬便行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到轅即見至今
父老刊刻公所張告示傳播閭閻相與嘆曰如此好官
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謂薄福矣通判葉文麟權知通
州巡撫閔公忌其憲情驛遞事嗾司道劾其遲誤公文
與以革職革飲忍數年待公到方投牒申訴公不動聲
色立發五百里馬遞取某年月日驛站號簿送蘇呈驗
遂無俟發訖而葉冤已雪得復原官至今銜感次骨公
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謹諉必委曲爲謀刻意

憐才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
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周旋宴飲如
平生。憐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瑟
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於意外者從忠勇公
征緬甸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掌天雨糧
斷公靴中藏筭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
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
丈公昏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汎淖以出曲折數十里
竟達大軍公受主恩深嘗慕古大臣遺子入宿衛之義
隸八旗下臨危時遺表倥偬竟忘及也奉特旨聞

孫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願着令其孫均入籍漢軍鳴呼安南之敗既寬之于生前從龍之誠又慰之于死後此雖聖德如天非凡所測而亦由公平曰忠誠有以格君心之深也夫人張氏賢能有德誥封夫人妾

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長曰輿大理寺評事次曰衡內閣中書二女四孫遺表請以孫均襲封伯爵從子儀給與一品恩蔭上皆許之三代皆贈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馬山

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競不綵知今知古才揮銀毫便持蕭斧旣拔舊義又擁貔虎

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聖人爲能知之東蕩西除
十步九算長艦渡河短兵接戰黑山讐服黃巾遠竄一
紙奏聞九重嘉嘆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于寮宋內
厲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廉不知貪才餘
子事力大子身堅持心肝上奉至尊在昔成周伯禽
呂伋雖受侯封仍衛王室天子恩公白改黃籍俾爾
孫曾國同休戚一朝星隕大風拔帳乘馬悲殉三軍
悽愴鯨鯢未盡遽藏吳鈞麟閣未畫驟掩山邱知公忠
貞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卷三十三

錢塘袁枚子才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顧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祖八代有奇力能挽十二石弓折節讀書兼通文史以蔭生從信都王征李定國追至永昌大敗之又從趙將軍良棟征雲南奪取銀定山發砲擊賊魁吳世璠自殺其僞將軍某以城降功成賞精奇尼哈番父顧儼襲世職生公公天性岐嶷習兵農書算不屑草句之學聖祖開算學館公得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世宗登極稽核財賦

開會攷館以公領職有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審理吏狡抵公咎之同官忌公者誣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賄遂奏劾公交刑部一并嚴訊吏證公無絲毫染公得無罪而怡邸意終不愜不爲請開復未幾奉世宗特旨起授戶部銀庫郎中出爲河南觀風正俗使當是時有奏豫省歲荒者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爲賑濟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旣已運來留存州縣倉中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腳船費例不准銷地方

官賄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豫省官民卽山東官民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必
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密不悅密奏公倨傲
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世宗問八公曰觀察爲欽差官
與督撫平行無所爲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觀察
屬吏無所爲下也旣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 世宗笑
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爲爭米事伎汝乎公上書立
言務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嘗奏開捐非善政
永宜停止洋洋于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 上有憂勤
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時風若今風色過厲慮朝臣有

蒙蔽君父者 上爲之動容公於友朋風義尤敦篤任
山東總河時前任完顏偉奉召來京未行而病篤意欲
出署調養公力止之曰君之母妻兒女俱先回京病中
左右無人吾與君同事君父卽兄弟也弟尚在兄何憂
凡一切湯藥便旋事皆公親自料理完公氣息纔屬猶
戀戀呼公公應聲而至不傾刻離完公歿後事宜公一
力周旋護送還其里第後巡漕御史伊靈阿在寓亦病
臨死嘆曰有顧大人在茲吾死何憂公亦典質衣物爲
治其喪如送完公時公雖剛正孤寡百折不回有顧鐵
牛之稱而性耽花竹左右侍立棧廬子總皆清俊少年

浙江總督李衛氣出人上而最敬公見侍者而尤之間此輩可使戰乎公笑曰蘭陵王貌美戰則戴銅面具入陣矣公不信可遣公帳下健兒與角力及交手皆應聲而倒又多製髹漆盤盛佳硯良墨聞屬吏能詩文者輒手贈之其風趣如此公官至七省總漕內權吏部尚書年七十而薨

論曰乾隆七年余改翰林官出宰江南拜辭首相鄂文端公問及當代諸名臣如尹望山楊江陰諸公公意俱不滿但云汝到江南有一真君子不爲利動不爲威懾守其道生死不移者可交也問何人曰顧某我此時不

必通書汝見時但道是我門下士渠必異目相視及到淮見公於總河署中果如舊相識臨別求公教誨公曰君聰明任君行去但要大處錯不得可緊記老夫語真儒者之言然公信古太過有限田一疏要均民閑貧富與廷臣力爭意非不善卒亦不能行云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費公楊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爲氏年十四襲三等伯爵性朴直而貌雄奇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上前自言已短人多笑之康熙十九年以御前侍衛爲火器局總管兼議政大臣二十九年厄魯特噶爾丹不靖聖祖命隨裕親王征之破賊於烏蘭地方先是厄魯特部落與喀爾喀連界厄魯特之子縱獵喀爾喀地方爭獸被殺厄魯特酋長噶爾丹謀報讐陰令番僧千人詭遊牧在其界內一年而喀爾喀不知也突於除夕率衆鼓噪直入所伏千僧從中接引喀爾喀

度歲轟飲醉臥矣變起倉猝父子不相顧向南狂奔噶爾丹追逐所殺士卒無算喀爾喀奔至中國款關求救面目如鬼自言饑餓垂死乞大皇帝活命聖祖憐

而納之仍與位號賜牛馬撥有水草處俾居遣人諭噶爾丹曰汝兩小國唇齒相依當各守國脫何必互相吞噬朕仰體天地好生之心不喜人爭鬪汝可休兵回國毋違朕命噶爾丹奏云喀爾喀殺我子我理當報讎

大皇帝要我罷兵可將我讎人車臣汗哲卜尊二人交出我便回去聖祖詔荅云人窮促來歸朕心哀之豈肯以讎人畀汝汝他日窮促來歸朕亦如待車臣者待

汝不岐視也。噶爾丹恃強不服，聖祖怒下詔親征分三路出塞。命公出西路，御駕出中路，將軍馬斯哈出東路先遣諜者誘其來。噶爾丹疑，聖祖必不親臨。果以兵至到克爾倫地方，離中路營四十里。其前哨探知御駕所在，精兵悍將萃焉。西路費將軍兵已糧盡，噶爾丹遂避中路而直犯西軍。公下令曰：「我兵深入不毛，噶爾丹探知糧盡，故直來犯我。我當先示弱以騎之，而一鼓作氣以禽之。」我軍今日觀我鳴角，然後發矢砲我。角不鳴，先發矢砲。書斬令畢，噶爾丹兵數千至矣。各列隊兩山岡。公先遣疲卒四百人挑戰，噶爾丹張兩翼圍

之四百人盡沒於陣。噶爾丹大喜。直薄我師。矢石如雨。公端坐胡牀。手執大角而不吹。將軍孫思克跪請曰。事急矣。賊騎相離二十步。我軍張弓引矢。張目待將軍。若再不戰。勢恐不支。公怒叱之。退。又稍稍近前。公鳴角。左右俱鳴角。矢礮齊發。瞬息間。煙塵蔽天。賊衆披靡。馬散走山凹。公仰天大笑。指揮衆兵。取虜糧物而窮追之。其衆大潰。酋長頭目或死或降。噶爾丹僅以身免。奏上聖祖諭云。九月十三日。卿奏已到朕甚欣慰。現丹濟勒雖降。噶爾丹降表未至。然知其破壞已極。不能支拒。倘其來降。卿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候旨。嘗籌一地方。

安置之亦是古聖人柔遠之義 王師凱旋公以軍功進爵一等仍管撫遠大將軍事公退而告人曰我兵榜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銳氣忘命一戰竟能勝之如彼持重不圖壞圍一日則我敗矣或有頌其功者謝曰我有罪無功我恃勇深入至於絕糧一罪也約會後期致勞聖慮二罪也倘不仗聖主如天之福虜不知兵我死有餘辜尚敢言功乎其謙退如此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坐帳下事無大小皆親決之有求見者不待傳宣登時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曰姦乎曰未也

公拔一刀與之曰今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卽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卽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

大臣皆讐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公威重毋乃爲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薨後賜謚襄莊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祈他拉氏年十二爲

祖御前侍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

聖祖呼爲人

樣子善騎射弋獵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跪立處與幼年初入內庭時不差尺寸

理邸在東宮再獲謹左右近臣以不能尊王

於善多誣直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

仁廟升遐

公奉祠景陵七年疏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上

召爲工部尚書兼內府總管時方議敘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敘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獎勸之若

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敘之是利之也 皇上初登大寶
當以義爲利人哩。公迂闊。公亦淡然尋遷刑部尚書圓
明園大內被竊。獲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 上面諭曰
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
仍照原議覆奏 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此
之出公曰。日本朝 祖宗定律。竊盜贓滿貫才死。此未至
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信矣。陛下旣付法司。臣愚但
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 上滋不悅。命內府鑿內監
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 上念三朝老臣
降溫旨慰留。公強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領

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王師征伊犁將軍舒赫德以
路遠糧盡致誤軍機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
忠公泣救不得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
宜寬娓娓千言上怒解曰盲去已二日矣奈何旨但
求往宣皇上賜教詔臣能追之出喚其子某曰汝卽上馬
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其子素驥
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成命而歸傅文忠公
嘆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
於主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常言相馬如相人
人無全才馬無全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鑾者有宜馳

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生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篦擣起之內府備上騎馬公試某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疋不可用圉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疋而蹶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否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嘆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公常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

不動要焰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藉匣中故年至
八十有三神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佐者爲尹文端公
對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
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
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
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黃公爲政嚴者皆
誤也傳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體恤
語故人以爲寬及犯大不韙必効雖司道不能求故曰
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
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

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呵斥故邪。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黃。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質。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一。言。爲。知。已。故。采。所。聞。者。爲。之。立。傳。餘。大。節。尚。多。不。能。悉。也。

內務府總管丁文洛公傳

公姓丁名皐保號鶴亭漢軍正黃旗人幼卽選入內庭長聖祖仁皇帝一歲康熙十三年爲內府郎中榷稅崇文門崇尚寬大人多願出其途聖祖有愛弟曰恭王患病薨聖祖責聞王府長史總管不先奏問長史總管曰王命也王疾危下教曰我受帝恩未報倘以疾革奏聞必勞聖駕臨視定增悲痛我死難瞑目不如待我殮後再奏未遲故不敢違王之命聖祖聞之泣數行下乃大怒召公曰汝往問長史總管二人伊王如此囑付何不卽以王言具奏且伊等不敢違王教如

此忠臣何不竟與伊王同死汝卽往教其速死勿汚朕
歐力也諭畢聲色俱厲公亦作怒狀到王府召長史總
管跪階下宣旨畢卽奮拳痛殴之碎其鼻出血乃馳
馬回奏上問二天死矣乎曰以臣觀之必死矣卽不死
被臣痛殴要害處亦必死矣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
上怒亦解不復追問公退而告人曰皇上手足情
深激而爲怒我若順承聖意殺此二人過後必悔
上性仁慈我服事最久每杖人見血便轉頸不視我故
擊其鼻使易見血得免然非聖主如天之仁則不特
二人死我亦死矣須知爲善者亦有幸有不幸焉雍正

元年公變產償官家產什物值二十萬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萬未一年公事得白給還家產擢授內務府總管其估產官緣事被逮交公審訊惶恐伏地求寬公笑曰君等足與核乎聖人云以直報怨我若借公事以報私怨是不直也竟超雪之乾隆十一年公年九十有八今上爲建坊表命八旗大人朝中文武官偕往稱祝賀賜金幣無算所居里巷二十里外車馬喧闐男婦千百爭看地行仙者填衢塞路又一年而薨余在京師常往參謁問公養生之方曰薄滋味少溫怒六字而已又囑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余拜

而識之。嗚呼。今余年亦八十矣。公賜謚文恪。有二子。因聖祖嘗賜素心松桂扁額。故名其長者曰丁松。次曰丁移。才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金公諱溶字廣蘊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主試貴州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純梗亮嶷嶷自立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公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 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本穰之災聞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震江南水災 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賑濟恩至厚也奈鄉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能盡達於 聖聰幸而達矣而蠲賑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既

災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焉一曰開墾之地緩其陞科二曰帶征之項宜加豁免三曰關稅正額之外免報盈餘四曰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辦差爲能六曰巡狩之地崇尚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於今謳歌思慕所

以然者總在散積聚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登極後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而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後當仍照舊例而

行大哉 王言其爲 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
則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當是時 上命翰詹科道各
進經史摺子公又以損上益下之說進謂頭會箕歛以
裕囊櫛者匹夫之富也輕徭薄稅使四海咸寧者天子
之富也易卦損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損損上益下上
損矣而反名益蓋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此聖人制卦之本意可深長思也乾隆九年湖
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 旨
罰修順義城公上疏云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

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有罰銀一項因其素非廉吏
褫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効力使天下曉然知所
得者寃不能爲子孫身家計故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
其能否優拙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苟久在聖明
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出貲効力似與用
罰之本意有所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
之謂以孫某之操守尚不免於議罰將來一不得當而
罰卽相隨勢必墮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
行而貪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嘉淦爲直
隸副主考臣爲所取之士不敢避師生之嫌而隱默不

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 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
府知府漳俗强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
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羣少年淫博聞爭卽竄公半夜
關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歡呼鄉
有華崶村離縣二百里民納租赴翹皆不便康熙閒太
守某請設縣丞駐其地督撫批准至公到已四十餘年
尚未具奏詢其故以設官則胥吏無權故爲所格也公
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公大怒
嚴訊縣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罪而設官崶村至今
父老嘆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馳道咯死矣乾隆十三

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公平糶公計府縣所貯
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場尚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
家出糶給印紙令商人赴糶於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
入內地之禁一面開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帖然其
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膏火皆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
變有漳州陳敎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倫堂舊祠燕
敗公葺治歲祭以黃石齋先生配享焉十四年遷臺灣
道二十一年補陝西鹽驛道署布按兩司事二十九年
調浙江糧道與巡撫熊學鵬抵牾奏其迂緩不任事以
原品休致在家十年而卒年七十三子四人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公完顏氏名留保字松裔滿州正白旗人康熙甲午舉京兆辛丑會試總裁李穆堂先生用唐人通榜法落第者不平聚噪馬首爭投瓦礫堵其門聖祖不悅命

雍親王檢閱落卷奏公文佳遂欽賜進士大翰林次年雍親王登極卽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也三年

中驟遷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再加經筵講官遷通政使禮部侍郎署掌院學士雍正六年廣東巡撫楊文乾與前總督阿克敦不相中密劾其侵用海關稅銀與所屬司道方願瑛官達李濱等朋黨爲姦世宗

命公馳驛會同總督孔毓珣辦泊行至半途楊文乾病亡又有人奏阿某與方官諸公彼此慶賀張飲觀優

世宗震怒詔公一并嚴審且痛責孔督縱弛失察之

罪孔惶悚無措卽召阿公具三木以待公不可曰公與

阿公先後總督也匣印猶溫一旦以重囚待之褫其靴

露其足于心安乎孔疑公反言相試俛首禁聲但云公

意云何公曰我平日與阿某無交但禮稱貴貴爲其近

於君也阿某官階一品貴近君矣辱大臣卽辱朝廷

大刑宜撤孔曰然則何以成讞曰向例審事先大員後

小員今日審事當先小員後大員先問知府問司道最

後再問大員之家奴則衆情俱得而案已定何必刑及上大夫然後成讞耶孔曰倘皇上知之奈何公笑曰公何所見之晚也天威不違顏咫尺我輩爲臣子者一

言一動豈可希冀

皇上之不知而縱意妄爲哉今日

不刑阿某

皇上知而問我我卽以存國體對

皇上

聖明必能鑒恕倘有不測留保以一身當之與公無干孔卽出座下階三叩首曰吾今而知先生眞君子人也除敬服師事外尚復何言旋訊明所揭數條各分虛實擬罪奉旨依議呵公後官至刑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今廣廷公相名桂者其子也雍正七年命督建關

里文廟九年 命監修江西龍虎山上清宮乾隆四年
今 上命查看蒙古三處軍容五年奉使盛京收糧公
往來勘歷不下七八千里所到必有日記書其山川要
害土俗華離爲治理張本又必賦詩推廣風化之情昭
彰元妙之思屢唱皇華不知勞瘁然積年蒙犯霜露車
殆馬煩而公年力漸衰鬚亦皤皤老矣晚年以吏部侍
郎調工部乞病閒居自稱恤緯老人又十餘年而薨壽
七十七公風神寧靜弱不勝衣造次必于儒者遇大事
則神識超然屹不可動 世宗方崇修寺廟時直隸知
縣某有盡逐僧道出境者奉 旨拏問公奏僧道皆無

告之窮民寺廟皆養濟棲流之院落 聖上所爲卽文
王視民如傷意也彼腐儒學究何足以知之 世宗嘉
公能識政體怒亦旋解縣某從輕治罪公在浙時 世
宗批摺尾云朕聞汝尚無子汝在浙可買一二婢妾同
家織造隆升以女子奴婢贈公世傳奉 旨取妾如此
寵榮古未有也公三歲喪父四歲喪母庶母 氏守志
撫孤公亦孝敬出于天性身貴後奏請旌獎 馳封一
品夫人幼年氣盛常易生嗔太夫人屢折羹戒之及長
使于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倘不
戒于怒汝卽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每嗔喝見杖必

悚然曰母在斯怒爲之平其純篤如此公初艱于子嗣
晚年得子松筠娶夫人鍾氏繼配角洛氏

論曰昔人稱舉主之恩重於座主故何也座主衡文務
滿額數所取俱暗中摸索不知誰何之人非真知己也
若保薦一人則其人終身行爲與薦主息息相關非知
之深不敢形諸章奏且極多不過一二人故知我之恩
同于生我宜也余己未會試出公門下壬戌上命大

臣保薦陽城馬周一流人公命枚擬時務奏疏一通大
加矜寵即欲以枚應詔疏已具矣枚適外用喜得薄俸
以養親苦辭而出事雖不行然公業以座主而兼薦主

矣恩較他弟子爲尤深壬申余病起入都謁公于里第
赴陝拜別公投杖大動役亦悲不自勝其時公年高彼
此未必再見故難訣捨果別十年而公薨至今又三十
餘年枚屢思採公事爲立傳以文報德而公門戶寢衰
求不可得心常缺然幸近年受知於奇麗川中丞中丞
姊夫趙碌亭先生寄公自作年譜來枚欣然奮筆雖事
跡無多枚亦年衰才盡而寫宣梗槩後世觀者或想見
賢人半采焉嗚呼公門下士三百餘人零落殆盡枚年
亦八十矣隨武子雖不可作而目也升堂業已將近公
九原有知其轉悲爲喜也夫

此傳成後二年碌亭先生又寄公年譜及自省錄來
覺尚有逸事應書者守 泰陵時禮部郎中官福請
曰祠牲芻豆錢太豐盍奏請核減以博 上憚公不
可曰 天子富有四海 山陵乃萬古烝嘗之地汝
以一人之小見而欲損 聖主之孝心可乎曰恐他
人妬羨必生物議奈何公曰吾與汝約牛羊肥汝不
食以芻豆錄汝功牛羊瘠汝雖食以芻豆治汝罪汝
問心而已何恤于人言聞者悅服在戶部時織造某
請征已免關稅飯費錢公不可曰關吏巡攬亦百姓
也君欲屯糶則此輩必虐取諸商賈矣又有請裁河

東總河者公不可曰當初設立總河原爲南北不能
兼顧故也一旦廢之所省廉俸幾何耶向例旗人有
負官項者死則免有縊死者出差死者先後牒部部
以爲疑公曰縊死出差均死也例俱應免有所疑耶
向例兵出征官賞棉甲凱旋繳庫公請卽賞本兵不
必再繳公大旨總在損上益下以養民固邦本爲務
其他如請開稅羨餘以賞八旗增汎地兵糧以防盜
賊寬諱盜處分免民之不敢報盜留錢糧耗羨使吏
之畧有盈餘雖奏上有行有不行而公之忠誠遠慮
亦可概見云

小鹿口文集



禮部尚書姚公傳

公姓姚諱成烈字申甫號雲岫浙之錢唐人世有積德
曾祖樹齋好施捨有南陽樊氏之風公以戊午舉人乙
丑進士補文選司主事累遷至山東道御史禮科給事
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授安徽按察使江寧廣東
兩省布政使巡撫廣西北入爲禮部尚書年七十一
薨公性惇厚行安而節和自居家以至臨政一以仁慈
爲務山西大同寧武等處例納丁糧有本戶故絕者累
里族代償公奏請飭撫臣核明丁未歸地之區就人民
實數均攤完納上可其奏積累一清運弁朱封之兄

某辦鹽虧課部臣慮寄匿葑家檄訊甚嚴或請褫封職械送京師公不可曰封寄匿無實據未便先褫其職命入都與兄對質可也漕帥楊文恪公嘉公能識政體粵省倉支給旗營兵米有扣除餘留者五六年間積至二萬餘石倉米紅朽而民間翔貴公奏請出糶嗣後積至萬石者允其出糶一次奉旨允行官民懽呼公雖殊妹煦煦持齋禮佛于蟲蟻不忍妄傷然頗能持法安徽富人某隱納逃婦事發輸作鬼薪中丞將許之贖公不可曰恃財爲惡不可寬也有僱工強姦主婦其家掩執交僕送官姦者誣與主婦素有姦僕人怒毆殺之有司

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同擬公不可曰強姦主母反
敢汚穢此罪之決不待時者不得以擅殺擬也粵犯李
萬春逃至桂林總督李公奏公往辦不逾月而萬春父
子就禽人俱疑公強毅與平素柔道不合公笑曰非義
不能成仁此孟子之所謂以生道殺民者是也公所到
處一切考棚書院橋梁渡船登時修舉遇蠲除輒免之
案必迅速詳題如逋負之在身計在江寧湖北兩粵任
內請免版荒沙壓碱廢諸田數千頃又請豁免凱旋已
故兵丁借領行裝銀萬餘金俱蒙報允先是廣東鹽阜
係浙江江西兩省商人辦治日久商貧欠課脫逃當事

議令本地富民承認致有姦商匿其資詭稱疲敝請替者公謂轉運秦公曰商人辦鹽數代矣習知利弊猶且消耗今忽責之于局外之人是驅之破產也愚見宜令富商協助疲商彼皆平日彼此洞知虛實者既可調劑盈縮又可免其推諉秦不能用已而有控部者上命大臣核訊官商伏辜秦公嘆曰悔不聽姚公言致有今日也公內行厚篤凡昆季從子戚里輩卵育扶持內外無間言有記室某庸于才每創稿公必削改或請別薦之以省已累公瞿然曰若老矣非我焉歸若知其才庸而以薦諸人是欺友以便已也留之八年至內召方已

其用心如此子三人嗣震嗣惠嗣懋俱經明行修克世其家

論曰余與君同年生同肄業書院同舉孝廉交五十餘年知公最深自幼卽聞公常勸人充無欲害人之心其素衿清尚槩可想而知見雖時際明盛恪恭奉職無所顯其才而能任重推分善氣迎人使難事之長官難馴之使民皆齊其心約其口帖然悅服唐權文公薨天下泣且弔曰善人死矣如公者殆其人歟

公集上
方文集

方君柯亭傳

敘奇行易敍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爲人之所不能爲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觥觥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君諱源聚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已恭家業先豐後畱或爲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貿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趨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嘅

然曰燭霜撫孤裸然子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餘庇耶遂却所分田產全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缺口益折足几兄弟勃蹊者比比也卽家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受其荒頓者號稱古之賢蒙然彼終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君相較其義心清尚不更超越古賢也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屠又其末節餘行不足爲君異也君以捐修城工議敍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噪于時今年就試金陵餉餘慶百螺上鐫贍園先生著書之墨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

鑿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爲役故辛苦揮煙爲先生潤筆爲先人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敍無斷嘗謂蘇子瞻作溫公神道碑以一誠字相貫串是溫公論非溫公碑也然事迹少不得不以議論行之太史公敍屈原伯夷叅入已意方有波瀾回折余書方君亦此意也

卷之三

文集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卷三十四

錢塘袁枚子才

帆山子傳

真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逋宕不羈雖補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悞也今試策士而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皖峩若何形壞剪若何數議者昏然異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視者笞受笞者必多又下一令曰歸而家能歐兒若妹者賞受賞者必少

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善爲學者務宣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搃擊而談汨汨如傾河聽者舌繩口咷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敘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詠嘆絕倒者騰其口抑揚而高下之盡態極妍雖優施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鬚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者逡巡有恥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偶不可于意色斯舉矣居常不繫襪或戴道士冠挂麈尾幅巾几上羅列觸鬚圖書珮環小器椅狹零星手自

摩拭雖匱漏所必折聖掃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蹀然意下目往而足欲躋或尤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員名徽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載鹽來揚州卒至折闌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入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真氣鶩然蓋純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壠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信然矣其執友江吟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于江上之延生佛

舍帆由其一也。蓋卽宋玉招魂聖人于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西江有篤實君子曰曾曰秀來宰上元與余爲忘形交通家往來事吾母尤敬母年九十餘時坐板輿赴君署飲酒觀劇已而遷任蘇州夫人來別與老妻泣下甲辰春余赴粵東過南昌訪君則頽然衰矣須扶曳乃行而家貧益甚又二年接訃知君考終嗚呼吾母七十餘年矣每一見君便思吾母今君亦不可見而君之高義終不能忘常思作傳以永君苦不能悉君事迹恒悒悒于懷適其孫懋相遇江寧細詢之才得其失官得官之顛末而其他則郎君年幼亦不能舉其辭也君以流外官

爲漢陽尉膺卓薦遷福建莆田縣丞權臺灣縣事有黃教者以盜牛犯案君杖而遣之適莆人林椿與縣役吳經言一嬖有隙遂誣控經與黃教謀反兵器悉貯經家君親往搜捕杳無踪跡隨訊林椿盡吐實情遂以挾仇誣陷申牒大府未兩月黃教又盜牛懼捕聚衆三百人張旗爲亂巡撫鄂公大驚特劾君庇逆當誅會鄂公有他事爲將軍密奏 上怒曰曾曰琇以縣丞署令事尚不可隱逆賊情汝爲巡撫乃聽內地人民爲賊擄去竟不奏耶其時君已擅動帑金募村民擒黃教斬之而鄂公亦已去任新撫來深知公冤然據實奏則從前承審

諸大員俱干嚴謹乃授意勸君誣服君性仁慈不得已
伏疎縱之罪新撫以縱逆虧帑擬綏具奏奉 上諭曾
曰秀爲殺賊動帑非尋常侵蝕可比且其才似有可用
着送部引見君見 上叩頭謝恩遂蒙 恩發江南以
知縣用補上元令嗚呼公老吏也就罪科罪不能預知
日後之爲亂又仁人也不忍人而自忍拋罪已以救同
官此其心自分死矣孽矣萬無全理矣況以兩巡撫劾
一縣丞如風掃落葉耳而所縱釋者又叛迹昭然雖萌
死固當卽至愚人敢希意外之恩哉乃初叅時 皇上
不允再叅時 皇上加褒 聖天子之聰明睿知千載

難逢而君竟身逢其盛道路聞者皆控揣不到爲之舞
踊流涕而况君之身受者乎君抵任後自言刀鋸餘生
萬念俱灰惟有勉爲循吏以報主恩養廉外絲毫不
受重門洞開巨細必親爲政清而能和交友推心置腹
愉愉如也制府高文端公薦授蘇州管糧同知凡三年
以老病辭官卒年七十有八

贊曰余老且病遇人有傳志之托輒愁眉惟于君若有
所不得已于懷而百計以求其事迹得君孫數言如獲
奇珍急急書之然則君之爲人亦可思矣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公姓金諱甡字雨叔號海住其兄虞故宿學也人稱長孺先生教公爲文弱苦不休夜卧轉側時聞諷倍生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脣而嘘呵之疾遂平舉世宗元年鄉試今上七年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遷至正詹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三逢御試皆上親擢冠首受知最深以故衡文之任重疊委用凡典試廣東江西山右者三督學安徽江西分校禮闈者二或未散館未撤棘寵命先下或許持節便道上冢皆異數也所蒞處嚴關防減夫役飭條約卷雖盈萬必

手披面目及之往往搜得遺珠爲幕府補過或生童文字未協代爲改削如訓子弟然有被黜之人捧落卷而感泣者
土命公行走 上書房課 諸皇子前後入

直十有七年卯入未出寢勉勤慎從無休沐之請遇事納規忠心拳拳緝承華法戒一書備 靑宮觀覽壬辰

秋扈 駕熱河馬驚墜地 上慰問者再遣醫治瘡次

年五月入直因痛發作中使扶歸具疏乞休 上許之

出都時 諸皇子不忍良師之去握手歛賦詩贈行

問承華法戒書成否同僚及門下士餞者麻集車馬駢
鱗供張塞路大司農王文莊公見而嘆曰吾輩異日出

都得如是光榮足矣先是公奉命祭南海適公子二

吾卸篆翁源趨庭侍奉士論榮之少苦家貧通藉後依然儒素每食二簋本鬱肉漏脯不以爲嫌任學使時皖江學租故事給貧生外皆因公開除公鈴封其餘交提調備修文廟其廉儉蓋天性也然于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內宗族外師友周卹倍至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繼世好怡雲鄂公之槩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八棺見義必爲無縫毫顧藉子告後掌教萬松書院生徒來不冠不見曰吾教之以禮也雖篤老而纂思奮筆終日孜孜春秋佳日與鄉里耆英爲五老六逸之會嘯歌

湖山薨年八十一所著清語錄十九帙史漢平林訂誤若干卷詩八千餘首子三人

贊曰枚生八歲卽讀公闈墨欽若天人後入館閣先公一科及公侍直禁廷而枚已外用五十年來未由霑接但聞公愛枚文向人口之不置薨後長君奉公遺命具狀乞傳余敢不表章前哲亦以報知已哉客春遇公次子三俊于蘇州爲枚校詩集指示誤用漢書北史一事想見公趨庭之教所貽謀者遠矣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沉默寡言秩秩見于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豐勉額額一以禔躬澤物爲務在文水值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常過杞縣有厄羸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

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聞賑歸來一案乎大府不准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六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卽到官碾穀檢校一切在官閒欵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卽以老乞歸其孳孳爲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于寬慈者固縣獄訟償興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瀘州散賑有嘔匪率百餘人夜破廠門

攫食君追擒之斬爲首者一人衆遂帖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賑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爲賑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河料二百草君頗慙曰野無青草何能辦料卽牒民疾苦求免俄而有省會來者曰君痴矣此是上游知君杞縣有累故特多其數爲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常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

艱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賑者麻集有一人裸而攀車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深雪中瀘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已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後猶欲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耽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粧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巹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撤帳

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

若干

種

若干卷夫人孔氏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掄歲

貢生

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疎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抵牾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管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節君與余之謂耶

人有山房文集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于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範修然自束人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顧其行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其名余舊史官也闡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名璘字勉旃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醸粹通識懿文遊楚貿遷以其羸奉高堂恤孤穉常過湘潭見楚人以筈茅構舍多鬱攸之災爲置水龍激射行火所歟融風頓息鄉

人之不能歸墳者爲謀裨窟以掩諸幽尤重諾責敦風
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其人亡君來其
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受白嘻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
而無券者且父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在紙而
翁知我故不語郎君知卒與之輦而致之嗟乎人心醇
古動稱三代然而周當極盛時卽有質剗二字載于地
官司徒章鄭註以爲今之畫指券也先生距周二千餘
載而行事宅裏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卽其寄
金之父之子亦復乎其不可尙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
遇疑難事從從然爭來就決人指消夏變爲高陽里云

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斐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已純比周之逸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耆舊間乎

卷之三

集

文

集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君諱沂字魯賓號少齋世居休寧四都之汪村君生而
愴定嶷嶷自立有踐繩之節初攻舉業念贈公綠賈遷
吳閩偶然隻身乃投筆以從凡所料簡操其奇羸駢儉
奔赴若魚龍之趨大壑贈公奇之歎曰以汝才移之治
民報國不亦善乎授例得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
當是時奉新安義兩縣民爭洲前吏不能決積牒山齊
大府檄君辦治君甫往勘姦民虎而冠者糾集千人闖
然蜂擁翼以脅君君曰今日往勘未分曲直汝等毋張
欲爲亂耶命健役縛渠魁荷械以徇衆陰喝不能聲登

時解散君持弓尺親履畝加丈鉢劄綱要爲之區分無黨無偏兩造讐伏德化縣蘆屯隣雜界址不清軍民互控君鉤考欺隱曉以片言案以立定峽江蕭某身亡族人誕產爭繼獄訟數年不決君爲處分安其遺孤大府聞之喜曰非盤錯不顯利器我固知數大事非汪某不能辦今果然矣具疏請實授適丁母憂服闋不起有情君才勸再出者君曰孔子稱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腰金紫搖干旌然後以爲光榮哉於是里閭之間修廢舉墜凡鄉鄰疾苦田畝屢緒悉引爲已任厚村有路爲休歛通衢山溜衝齧砂礫埋鬱春夏之交行者蹶岌

皆發築石隄百餘丈靡金錢千緡工捷且固村之氓兩
徒高蹶而來者從從然魚貫而行歎曰微汪大夫之功
不及此先是臨江屬之清江有舊隄護田久而陀侈君
捐俸修葺匝月告成收皆畝一鍾君生有至性友愛尤
篤諸昆先後凋謝晚年季弟洪又疾篤君在吳聞信馳
歸不及視含殮悽愴傷懷殮成疾戚誼中有來諱
靈者勿輕諾諾則必踐或有過則隱諷而曲諭之冀其
改悔改後相待如初以故猿子鰥夫靡不憮然意下論
者以爲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歿時神明不亂訓
兩子如平時教以行仁履禮詢明日期呼水盥沐而逝

年七十有二，覃恩誥授奉政大夫晉階通奉大夫。三
世皆贈如君官先娶王氏卒再娶吳氏迨室方氏子三
人長曰穀次曰穟早卒三曰秉孫五人俱觥觥力學秀
出班行不愧萬石家風云

舊史氏曰南史有言山林之士能伏而不能出功名之
人知進而不知退性各有所偏也惟宏通碩士能審時
度已而出處皆宜汪君槃槃大才治民獲上方有無窮
之聞乃祿養事終悠然遠引家居二十餘年章聞揚和
感孚遠邇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若而人者真古豪哉

汪存樸先生傳

先生姓汪字衛南號存樸徽州休寧人生而敦敏駭觥束修與俗寡諸亦不立異謾其儕偶人接之如臨春風事親孝眠意承旨雖一淖糜一滲瀨必手淪以供當是時尊人上聞公治業毘陵先生隨侍居亡何上聞公還徽道出崇邑以驟疾亡先生見星奔赴卒不得視貝含柴毀欲絕首屢矣以太夫人在堂強進盃米家五昆季先生居中自毀齒至髮有三色耦居無猜及雁行相繼歿先生以爲已戚嫠者安之絕者續之幼稚者教督之門以內人亡如未亡也一切主進錢通諸雜事獨自舉

植雖家居能料簡千里外盈虛事主撮不爽以故所業日豐推其餘義漿仁粟以次第舉族有宗祠久夥剝矣先生就其基而恢宏之潤枯給乏由親及疎靡勿周遇金饑木穰之年則散廩米之饋饘平道路之陁陁購珍貴之藥物拯濟甚廣國之人僉以手加額曰賢哉汪大夫吾曹雖捐貞踵其何以報耶性無他娛惟莊枕圖史手一編寒暑罔間或披書中芳言懿行作家語最子姓及戚里聞者多感化焉年六十二卒循例得知府銜蒙覃恩三代皆贈如先生官子二人長穀次和俱好學能文世其家

贊曰古君子視躬澤物不必仕于朝也若漢之陳仲弓王彥方終身不仕而儂子吳夫聞風胥格豈非以其章志貞教抱殷勤之心哉先生行義與兩賢同未館銀黃亦與兩賢同然而受聖朝寵榮晉爵通奉大夫較之古人豈不倜然其又勝耶想彼達衰世而此逢聖世故耶

一ノ八月文集

一
二
三
四

鮑竹溪先生傳

乾隆乙未余過真州同年沈椒園廉使以所撰同老會序示余同老者六老人同庚爲會以聯昆季之歡也會主爲鮑竹溪先生余心欽遲之苦孺悲無介末由修士相見禮今歲乙卯矣余小住邗江先生之子志道以先生行狀乞傳余不禁謾然歎袂而起曰有是哉二十年前思見之人不可得見今因交其子得見其事狀是不見先生猶見先生也奮吾筆以永其人舊史官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宜瑗號景玉一字竹溪新安棠樾村人世爲望族先生生而聰粹幼習四子書聽人講解憬然夙

悟侍母疾窮晝夜不出塾師疑其憚子勤詒知其故乃異目視之亡何生母不祿太公與繼妣在蒙堂貧甚先生出賣于外歲終必衝風雪歸具甘旨爲堂上歡昆季間辭隆就窳有無通共愉愉如也先生爲人彌無單複諾責必踐見義必爲晚年子志道善經紀家業漸裕先生益得行其志凡有裨于鄉黨戚里者赴之若嗜欲之切于身先是宋元鼎革間族祖宗巖壽孫路遇賊劫父子爭死賊義而兩釋之又有名邦燦者亦以孝稱村故有二坊曰慈孝曰孝子歲久傾夷先生葺治如初里中大母竭畜水溉田亦漸淤圯先生蒞無升種在焉而亦

爲之疏帶宣流歲以大稔常曰爲善最樂安得倣古人
置書院以育人才置義田以贍宗族平易簷諄諄猶訓
志道曰兒能繼我志勝椎牛而祭我也志道泣而志之
以次第舉行先生卒時年六十五恭人鄭氏未笄來歸
值先生未得志時授釵市穀勤針黹以養尊章娓娓然
安行仁義不以亨屯介懷送子讀書必以一師曰吾欲
其教之專也歲饑鄉豪出穀平糶勿許兒携筐往曰貪
此便宜必損男兒志氣矣其識大體如此先生子二女
一以子志道貴與恭人同受 詰贈如其官

論曰漢青翟官至丞相史不書一字而張長公黃叔度

終身一布衣傳名于秋其故何哉蓋君子在上則善其政在下則善其俗遂古以來未有無所以然而能成名者如竹溪先生之里俗交推敦善行而不怠其張黃之流亞歟目論者謂志道料簡周萃才流經通爲上游所器重故能恢宏其聲光而不知皆先生之積善貽謀有以基之也聞志道業已饒益而先生儉約如初猶時時以訓詞相勘懿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惟是鄭恭人年逾四十遠以考終未享一日養堂之奉是能瞑目于泉下而不能仰眉于生前宜先生之終身無妾媵而志道每念阿嬌必落零泣下此所謂爲善必報而天道

無全功其信然耶嗚呼

八
卷
上
方
文
集

三賢合傳

荀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苑圃塞勤交好塞老矣時以無子爲戚惠公慰之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今婦又有身若雄也卽以相畀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卽裹文葆抱交塞公屬曰嗣後兩家僕媵俱禁聲慎毋洩露使兒知塞公夫婦教養中丞愛憐倍于所生至十六歲憮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亾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塞公瞿然曰吾寧絕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闌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惶也塞公卽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

貌英秀天資超絕必腰銀艾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駛馬馳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布政使而塞公夫婦相繼殂歿中丞感養育恩欽欽在抱常于元旦默禱于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謀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巡撫入觀謝恩畢奏曰臣乞主上天恩卽連叩頭淚全湧幾不能聲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上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之典貳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廣麟繼義父爲孫上曰汝具摺來

但異姓請封繼嗣嗣部議心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
摺到吏部引例駁奉 旨著加恩照所請行

讚曰惠公之仁塞公之義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
傳中所希有也論者稱塞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
樹代爲辛苦壅植者久矣正將纍纍結實而一旦還其
主人于心遽能恝然乎至于日後中丞之貳封繼絕皆
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真古賢哉然
惠公能知塞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綿其烝嘗因明
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 皇上
卽天也先天而天不違聖人之言于斯益信且人但知

中丞之孝塞公而不知卽中丞之孝惠公益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已子爲彼孫是卽惠公未竟之志欲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大理府進士選廣東封川縣
知縣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來見執
弟子禮甚謹其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也所著詩
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五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
訪山中帽曳孔翠翎襯襯盛服而至余驚問所由方知
立功海外裁入覲歸五十三年海賊仇張有號平波
大王者率衆爲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師營兵
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盜將弁無以
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

入鷹聲曰汝蹕踐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乎出諸武弁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小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嘿然顏稍和公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也卽奮曰翥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辱弱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靴尖蹴倒乎曰翥非手打賊也乞公相賞精兵二百聽翥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署捐俸支帑造戰船三隻料簡鎗砲火藥賞資糗糧犁然備具著短後衣率健兒戎服出哨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舟中忘帶鼓

卽借廟中鼓聲之以壯軍威次日黎明風果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命諸武弁會勦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卽轉宣緩行或云今日反支日也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毅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行百餘里遇盜船二隻發砲擊之殺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驚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一齊出洋衆武弁亦媢君之先得功也唯唯聽命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果賊船八九隻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槍直犯發砲擊之聞君知賊以穢物相厭

勝也殺黑犬取血釁砲砲果發適大軍亦至擊破賊船
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反向官船號
呼乞命君命以鐵鈎拉起之而以長繩彙縛之纍纍然
魚貫者七百餘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鳩着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

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仍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然卻穀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
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
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覺山林生色終以文弱
故染烟瘴亡年裁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隨園拜別

余厚錢之贈幣帛不受贈假脯蹊奇不受但乞崑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碑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嗚呼此鴻覽轉物之張茂生所以諡壯武哉

小集山反文集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
之士江蘇布政使張公坦麟以寶山廩生印公應 詔
奉 旨發廣東以知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寶授廣寧
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
學校設書院拔其俊秀者不逾年民聞外戶不閉人文
蔚興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制府鄂公曰黔
省軍興東西兩粵宜爲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
駭之可不戰而服鄂公以爲然卽命叅將某發所部介
士鳴鼓張旗而往羣苗果潰東莞臨大海兩戒之守以

虎門爲限癸亥六月海大風有二巨舶進虎門泊獅子洋鬚髮猙獰兵械森列莞城大震制府策公楞欲興兵彈壓布政使富察託公庸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精兵十萬矣公白制府曰彼夷酋也見中國兵興恐激生他變某願往說降之卽乘小舟從譯者一人登舟詰問方知嘆夷與呂宋讐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篷碎糧竭下碇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嘆酋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略捉揚之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遏羅以饑之再匿船厓以難之嘆酋果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

公直曉之曰 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鬪汝能獻
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督
修篷艤送汝歸國嘆酋初意遲疑旣而商之羣酋無可
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懼呼其聲殷天制府
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 聞 天子大悅以爲馭遠人
深得大體卽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遷公駐劄焉居
亾何番部咷唎晒入鴻貿易嘆哈喇貪其利先後發六
艘詭言來市陰謀篡取公察其姦探嘆酋將至命熟海
道者導其船果起碇揚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
營兵出海召喚酋厲聲叱之曰若來何爲利人貨物將

作賊邪我奉制府令若傷咗卿人卽將爾國人之在黃浦者抵償若奪其貨卽將汝貨之在牙行者抵償言訖。掉健兒千餘披甲張砲環其船而守之啖酉禁聲登時六船搖據去而咗卿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俾其奪氣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貽籍賴君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派某強某弱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胸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前任失察開墾事落職引見奉旨仍發廣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

督策公過吳強起之曰汝神明不衰尙宜出而報

國

公感知已恩重到粵東補南澳同知陞廣西慶遠府知
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界民苗羼雜有劫殺一案
五年未得主名公到逾月真兇盡獲會太平鹽引不銷
又被議解任篆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冤獄公奮曰
我舊長官不忍赤子覆盆下也卽往其地廉得巨姦某
向充土司頭目竊其印作祟乃突詣其家搜得舞文底
稿袖呈大府一訊而冤雪公嘆曰吾臨去猶能活數十
百姓勝賜卓茂三公之服也出城時一路老幼攀車轅
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黼昌籍隸寶山生而

仇爽與高要舊令某交代知其賢代爲還課屢建奇績而絕不自矜歸後囊橐蕭然散步田野人不知其官二千石也所著有翊斬編澳門紀略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書富察託公四事卽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人矣今秋其孫鴻經太史乞爲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受知聖明官至太守而屢起屢躡未竟其用然其長子憲曾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長孫太史於余爲詞館後輩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三世斯言信矣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輿樹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熾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

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穀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鉞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識，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惶心駭，帖帖聾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

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
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啞曰余病危時有二黑
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
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
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遂驚以爲神張雨
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糁
其體裏以絳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
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强有力
者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汙出爲
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

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侵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憲公未遇時胗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管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

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
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
生又爭之曰快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
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之當開濬者其餘
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人
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
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已竣先生隱於
洞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
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

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鉢劄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熾字榆村儻易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坦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興梁見義必爲是據于德而后游于藝者也宜其德心應于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托舟直詣洄溪旁無介

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參。
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
一。丸。而。別。故。人。李。薦。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
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
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
一。闋。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小集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續餘文集卷三十五

錢塘袁枚子才

書秦檜傳後

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
姦人稱高宗害^王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莫久相位是
殆不然按高宗急欲還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
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元宗返蜀
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合或謂檜不肯負
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于金人
謂檜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者將當

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
曰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豫許之
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于
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
檜以和議給主而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
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
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
獄誅不附已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
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
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

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
或有吝色金主曰帶在江
宋雖弱屢勝非恃檜爲應
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
檜所刺搖手不得檜死曰
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
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伸爭
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丙
乃與歸時卽倡言曰南人
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

也張扶_詩檜乘金根車召願中獻秦城王氣詩檜覲然
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不成者歟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公張姓名坦熊字男祥號郎湖康熙湖北辛卯科舉人
發浙江以知縣用後遷至雲南按察使有善政初知桐
廬時過柴埠有路死者頸有重傷吏請報虎傷庵里可
免緝兇處分公曰爲民父母畏處分而置民命於度外
可乎命仵作驗明貼身布襖有小鈔袋扯落又見屍場
有一人在衆人頭後不看屍而專看官心異之即喚二
役隨到樹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諭役云場上有一人
穿藍色衣隱在人頭後問我汝等可訪其人平日是否
良善一人來稟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場驗畢

卽命裝棺出山五里有一小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寢一
寓所衆曰有土神廟一間無門竈多虎不可住公曰用
大席攔遮何害卽入廟二役來告曰屍場瞧爺者名郎
鳳奇乃分水人歷年來此賣栗子與死者同姦一有夫
之婦事實有之死則役不知也公卽帶郎鳳奇至問汝
爲何把人謀死低聲答曰沒有公命鑽押再訊仍到廟
中密諭役曰汝尋一間房要前後各半間潛窺聽他是
何言語又將其所姦婦人之夫係繩姦者亦帶訊送入
兇犯同房縱姦者見而哭且罵曰你爲何帶累我犯人
自有我在不要怕房後役聞之卽來告公公命速帶犯

訊吏曰。翁教他認了。救他性命。不認定行。死彼自肯認。公曰。萬一犯人認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過是誘他認非真。救他也。公曰。官長可失信乎。處決之日。何顏對他。況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萬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慣騙人。不可直認。取死是此案幸免。參處將來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心再鞫。隨赴犯人寓搜尋。兇器銀袋不獲。卽帶房主問訊。士民曰。此是好人。決無同謀之事。余曰。此人年逾七旬。原可不問。無如兇犯在伊家樓上。止隔一破柴籬。下樓開門謀命之事。彼焉得推爲不知。批其頰。郎鳳奇搖手曰。勿苦此。

老犯與死者爭姦一婦故歐殺之間兇棍何在曰鄭在
隔山銀袋何在云藏在谷樹皮內乃親生取出覆訊定
案

柴埠報船上有少年女屍臉有掌傷頭上一孔石傷衆
民聚看問其船號小脚船問屍何來衆云上游流來問
何處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婦女好穿大袖此女袖大
是本邑人但頭腳乾淨是良家女也面側有傷必此婦
跪地有人從後批頰提髮故其痕左斜問是否船上人
抑是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
是樓上住人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

新鞋底有微泥而釘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則
新鞋底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極是但此船離富陽止一
箭遠不如將船一發順流而下免得承招緝兇公曰作
朝廷官逢冤必雪照汝所行萬一隣縣再發往下流卽
入海門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卽命收殮密諭後
將船連夜放至東門鹽船帮內輪流窺看有何人弄船
卽拿來越五日頭役拿一弄船者來乃羅禮房之子也
公詢汝何得謀死婦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
得推托非重刑不可公向其子笑曰父不爲子隱汝尙
何說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托借船買貨我向相識之

鹽船借與之借畢尙未送還故代爲收拾不料卽被拿住公拘訊借船者云實係借船賣貨貨完將船縛在江邊送還船主次早忽間柴埠有此事不敢作聲是實公將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諭頭役查縛船之岸上有無人家荅云有皇甫老秀才家公卽差役帶訊囑云伺皇甫秀才出門後衆人有何言語役敲門往喚誤至一寡婦家寡婦見役卽曰此事與我家無干要問隔壁許媽方知役詰云你旣係隔壁若不早說定遭連累寡婦云死者係許媽所買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無子將此女配之陽爲弟媳仍爲已用日前磨廝此女偷食許媽打他

我去苦勸誰知許媽平素與我不和惱他喊我怕我遮攔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錯打項心喊聲息而人死矣見小船泊岸半夜抬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質他差頭替我代說替死者申冤役飛報卽差拿婦犯與死者之夫訊明招擬

公署富陽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姦佔乳婦其夫馬氏控府一事公恩杭州太守魏公定國正人也必料得好果批追取部劄責革其旁另有文書一角係本府同知某項詳求免公恩魏公不應二三其說應爲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才署一篆定要開罪本府似乎不

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忿然公曰君欺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筆將後詳折留前詳入袖次日徘徊典吏俱來參謁各呈劄付公將金姓吏劄檢放案上取袖內本府前批示之金戰慄而退次日接得紳士門子告云此地有楊紳者歷任官與交好每年饋遺數千金現在趙省故未來見公素知其惡陋而不答早堂後撫軍黃叔琳檄公海寧相驗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訪知不料馬氏一案憲批前後互異坦熊竟遵前批劄發落其後批一角同劄呈繳旋卽束裝就道半路見一華輿彪彪然僕從數十疑是來往大官擬劄下轎

門子云此卽本邑楊鄉紳公曰是楊六先平曰是也又
低語曰楊紳已下轎矣意欲公出轎答禮公在轎看書
不動而轎夫業已將轎杆放下公在轎中呼楊曰現在
上憲行文傳汝赴省何以反回楊驚問何事公曰不知
汝才在省來何以反來問我隨諭多役好護送楊鄉紳
交與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見本府自思本府定不
喜我然醜新婦終要見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紙投
入則中門大開請進公曰此必怒我故揶揄我也徘徊
不前而旁門已閉不得已於中門側身行魏太守迎至
侯閣公云屬吏如何敢魏曰只管走公從宅門趨進晚

曰坦熊有罪太守過謙魏笑曰君有功無罪賴君所投一票保全老夫顏面故敬君迎君謝君不敢以常禮待非謙也坐定細述乃知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詳五異撫軍不信云魏太守賢吏何得有此着將原卷發府適公所繳金吏之部劄已到遂加牒送上撫軍大喜曰果然非媿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屬州縣缺出魏公卽力求公兼攝訂成至交次早見撫軍撫軍云富陽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爲大猾求見問何人曰楊六先撫軍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公曰桐廬與富陽接界聞之已久私收公糧結交官府佔人妻女通邑忿

怒而不敢發故路上相逢卽擒收監擗軍連聲呼好官
賜飯而出公回富陽提六先出獄通縣城鄉百姓探聽
審期雇船來城爭看男婦千人高聲呼曰今日遇青天
楊六先果有報應初公署富陽到任時月選官業已出
京路上病故改選一官故得攝篆兩月除此二惡人以
爲有天意云

公知仁和滿營將軍鄒彌達之婿黑姑山之子某夤夜
入人家百姓數百人綑縛赴縣時已四鼓公出堂問訊
某傲然曰多大的官敢訊我挺立不跪公命打腿始跪
命入獄又瞋目曰你敢監我公命收監連夜通報次日

滿營各姑山等官俱來公拒不見上院回衙忽撫軍傳
去曰汝爲何得罪將軍速去賠禮公曰伊娟犯法地方
官無禮可賠倘進滿營是渠等世界倘或凌辱笞罵職
不能忍勢必直揭部科反成大案司道傳詢答如前語
囑令開放人犯公云事已通詳候批照行旋卽批發理
事廳鞭責了案先是杭州滿兵每三年一送骨廻都
地方官封民船百數十隻兼送路費而滿兵故爲才捐
或嫌船漏船朽鬻換不休甚將兵工兩房歐打有懸深
投水者并翦骨殖桶圍住縣官坐處心需索盡意始行
公查照舊例用鹽驛道所造紅船若干隻差押伺候不

封民船仍捐俸一百二十金送行書役請公勿往公曰
我不往誰能彈壓及到北新關押船姑山大人某年七
十矣分付衆兵曰此官不比前官辦船遵例又送銀甚
豐汝卽刻開行不可滋事獨不聞前日擒拿將軍女婿
入獄之事乎船行後握公手曰公真好官我平日久已
心服願爲忘年交解荷包贈公公亦解佩刀答之又一
日在公所見將軍將軍曰張明府好利害公曰坦熊屬
昧不知利害則有之若自己利害則不敢也撫軍司道

一齊大笑

仁錢兩縣有赤腳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

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
有丁之戶聚衆鼓噪公調仁和毅然曰丁出於地無田
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
主畝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
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閭是取亂之道也卽
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
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陽服錢塘令新到任
又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令來神色俱喪
挽手云現在衆士民闖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
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故

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名衛者素強毅必定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俊者四十名各帶短棍藏於身內袖扣外繫加紅繩一束作記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泊泊然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石稍緩者百龕交加市鋪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攔轎請公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亥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云仁和縣張爺聞者齊懼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卽下轎坐胡牀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錢塘竟不攤丁我們要

去折他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能攤且恐頭不能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本縣身上衆人唯唯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分付管門之滿兵曰城門上如何容多人進來倘有無知續來者我告知將軍惟爾等是問當是時撫軍專待公到同副將帶兵擒拿見公久不上院命營弁至仁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誣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着副將領兵千人擒拿姦民并

速拉張知縣來旁有院差僕手曰不必道自相折闊來
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像聲未忘而
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湖
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難盈城肅然

雍正六年公兼隸太平縣事點保長見王姓者面有兇
狀欲懲之因其人未犯事強忍而止未幾有訟三分地
畝者卽批此保查覆半月不覆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
幕友諫曰公過矣三分地土原不拘審查覆半月何至
杖革公亦心悔曰如此性情不可爲官卽日減餉立意
告病逾月忽報一婦投水星稱有縣差上門催糧不知

何故自盡公往驗畢無傷召糧差曰汝雖辦公然報呈
有催糧二字汝必有不妥處卽與小管收斂而回閏半
月忽報某鄉雷擊死一人公聞雷擊人或背或胸必有
天書十餘字未知確否差閻者往看歸天駭曰一雷打
出一個奇事來雷擊者卽爺前所杖責之保長也深懷
恨爺道本村夫婦口角婦氣忿死屍親索其夫買好棺
做齋了事不必報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獻一策曰
何不借他屍作一好事只說催差逼死張某係署事官
不敢再催換新官來約有一年留此糧項可生利息眾
人從之不料爺驗後半月天忽風雨雷庭革保至相驗

處跪地擊死豈不是個奇事

公遷玉環同知玉環山誌載開墾事原議本山造城內用土牆不意觀風整俗使某條議必用方石大磚玉環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運來當事者憂心如焚忽起颶風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聞風聲水聲樹聲並龍吼聲如洪鐘大鳴屋瓦皆飛官民相見啼泣公卽開倉賑濟往勢各舉災傷見洋魯院門前忽開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從此運入因名之曰天開河

公遷靜海道靜海有村民數十戶鹽快誣以販私現獲一人徑解分司鹽道鹽院已照販私治罪矣公巡河至

靜海知縣馮某讀書人也告曰此案有冤公問何由知
曰公訊自知公適有事上省卽告制軍制軍卽李衛也
曰鹽院適有札來說君要翻案他是貴人之父不可觸
怒且此是鹽務與君無干公曰作朝廷官百姓無辜被
累不能超雪不如歸去制軍笑曰君強項乃如故耶意
要如何曰委員會審才見分曉制軍卽委運司蔣國祥
提犯到城隍廟士民觀者麻集巡廳供稱一村俱是私
販止拿着一犯其擔袋與鹽俱在可驗被告云民一村
從不販鹽巡廳將一村搜羅民妻生產猶提他起來將
床下掀翻實在無鹽總是商人圖佔地基故囑其訊控

公詰巡攔曰販子肩上既挑一擔鹽稱有九十餘斤袋中鹽又稱有五十餘斤與其圍在腰間難於行走何不勾在擔上更覺省事且看此重袋腰上如何圖得汝試挑鹽圍袋走與衆百姓一看巡攏取袋圍腰袋比腰短二寸公曰袋短於腰如何能圍命將此袋加帶縛在巡攏腰上巡攏委頓不勝士民拍手大笑懽聲盈野當將商人巡攏詳請治罪

舊史氏曰余八九歲卽聞仁和令張公之賢及長人都官翰林與公之子名夔者交好約略問公政績時公方秉臬雲南無由得見中心欽常想書其善政爲後人

法而省記不全心爲紓鬱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揚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觀公自編行狀乃擇其擊擊大者爲輯而存之方知循吏聲名天終不使泯沒而當其時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氣燄以取之也不然今之從政者無仁心仁聞而徒悻悻然鹵莽爲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與孫甫之秀才書

凡人少爲壯謀則思學老爲死謀則思傳文章之道傳賢不傳子遂古文人不與日月俱逝者恃此而已足下才弱冠壯猶未至而僕年七十有七而死愈近而傳愈急矣奈數十年來傳詩者多傳文者少傳散行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體最嚴一切綺語駢語理學語二氏語尺牘詞賦語註疏考据諸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後遂至希微而寥寂焉足下踔厲奮發不謀於衆不請諸父兄而殷殷然以此事見師投一書一序皆的的然具歐曾形貌是定下之心腹腎腸業已非今之人乃古

之入矣以古之人爲古之文如以水洗水此事非足下之傳而孰傳焉夫古文者卽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爲文者字字臥於紙上夫紙上尙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不知者動引隋柳虬之言以爲時有古今文無古今唐宋之不能爲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爲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舜樂也孔子云樂則韶舞使夫子得那家則韶樂未必不可復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儻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

孟莊老太史而已當唐之時所有之書非若今之雜且
夥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況今日之僕邀袒從紛紛喋
喋哉僕願足下博心壹志專學唐之文章而入門則自
宋之王介甫元之姚燧始之二人者皆闡昌黎之室周
其匱涵不自知爲宋元人也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
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
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聖人論爲命尚且重修飾潤色
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若班固序上官桀持蓋事
故意分風雨爲二錯落之以爲古范史書陰興持蓋則
云障翳風雨詞非不達也而已不古矣昌黎志房君云

名聲益彰徹大行。故意重累之以爲古。歐公志江鄰幾。
則云內行修飭詞非不簡也。而反不古矣。凡此之類。指
不勝屈。故就幼時所會留意者書之爲足。不告至於識
解之超見聞之濶。法度之縝密。波瀾之抑揚。流宕則又
在作者之神而明之而非先生所可教也。足下思之哉
思之哉。餘不盡。

與傅之秀才第二書

前書已發偶讀皇甫持正與李生書而不覺又有進焉持正告李生云生方舉進士而作古文棄時文是伐柯而捨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義僕少不好作四書文雖入學雖食餼雖受薦於房考而心終不以爲然心之所輕烟墨知之遂致得題握管不受驅使四戰秋闈自不愜意不敢有閑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薦鴻詞科心乃竦竦然喜以爲可長辭時文矣不料此科亦報罷齒漸壯家貧兩親皤然前望徑絕勢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時文之自攷又慮其不專也於是忍

心割愛不作詩不作古文不觀古書授館長安教令嵇
相國家七歲童子朝暮瞿瞿寢食於斯于無情處求情
于無味處索味如交俗客強顏以求懽半年後於此道
小有所得遂提南宮入詞館四十年來真與時文永訣
然則儀之棄時文作古文乃假道于虞以取號而非貿
貿然遽恃晉以絕秦也足下旣已舉茂才試秋闈矣勢
必借此梯媒爲科名計而科名又以早得爲佳何也意
不兩銳事不並隆必絕意於彼而后可專精於此古之
人不特韓柳歐蘇爲科名中人卽理學如周程張朱亦
誰非少年進士蓋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

捐除俗學惟古人是歸而后可傳之於無窮不特此也
作文戒俗氣亦戒有鄉野氣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
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
則不能歷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爲文章不過見貌
自藏已耳以囊牖語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懼也至
於功令之文從古不重昌黎所稱下筆大慚者詩賦也
唐之時文也文文山跋李龍庚墓志云今雖聖賢不能
不爲時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此
策論也宋之時文也詩賦策論何嘗不傳而應考試者
則不能傳何也猶之濠上之魚與校人饋子產之魚生

死。不同故也。僕願足下於未秋試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學而於應試之年則以搏象之力爲時文不取其效不止庶幾名世壽世兩者兼獲譬如祭者未薦牲牢先陳芻狗固明知其無益而用之也一笑。

荅淮關榷使劉公書

冬至前一日從吳醉竹處接手書知起居平善爲慰閣下虛懷若谷殷殷然責枚不能如古人以道義相規徒以諛詞稱譽且云當勗其所未能而不必言其所已至公言過矣公之所已至者枚之所能知也公之所未能者枚所不能知也枚之所能知者公蒞金陵絕浮華除敝蠹寡欲清心司關如秉鐸公餘手一卷以自娛此種丰采實係數十年來尙文一官未見有如公者枚所以每通書札必樂道人之善而獎勸及之其最公始終如一不改前操之意已暗藏於字裏行間不料公之自以

爲已至而不深思之也。至於公所未能者枚茫然不知所詣。謂德之不修邪。學之不講邪。明心見性之未能邪。此皆泛而不切。迂腐陳言。知公意未必出此。若夫用行政之得失。則淮關至江寧。千有餘里。枚年登八十門掩空山。既不能扶杖而來觀德化。又不能作商販而出於其途。更不能作執鞭之僕。從榷稅之巡攔。而日伺於公之側。公雖有不妄赦。非仙非鬼。如何能知。既不能知。又從何處規勉。譬如人本無病。而刻刻求醫服藥。其用心亦已謬矣。其不解爲醫者。徒順其意。以取悅必貌。作關愛之狀。加之針灸。下以參苓。是相率而爲僞也。君子

不爲也夫進言豈有一定設有以頌爲規者有以不諛爲諛者諸蟲嗜甘獨蓼蟲嗜苦捉蓼蟲者卽以苦食之不可謂之非善欺蓼蟲者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故以爲不獨君與友也雖吏胥僕妾幼子童孫均宜卽之也溫而不必時時教督所以存其廉恥而我亦自養其威重也使彼見我詞色小變卽驚疑改悔若朝加一詈暮加一笞彼必厭其煩瑣而反習慣不慎矣陽城爲諫官三年不諛一旦爲相裴延齡事扣閣裂麻所謂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昔尹文端公四督江南枚受知最深尹爲一時名臣亦天下所共知然而往往

行事枚心有所不然者輒直言無隱文端公或怒斥之過後亦有直哉史魚之歎今文集中有送尹公人相序及上黃文襄公書皆可按而知也枚之待公豈不如尹黃二相哉交情有淺深行事有知否故也倘叨公福庇救未遽墮溝壑將來公隆隆日上官封疆而持節鉞果行政臨民有大關係處則子產所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公其徐俟之而毋急責之何如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闊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闊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周官閭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奕好鋟好結斃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明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強僕亦從事于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

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教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教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棄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廢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犢葬

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穟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旦付諸采顧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大菜青青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

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予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卽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荅吾子能代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荅倪春巖刺史

來札以某與足下同官同科目而路過尊遇竟不一訪以爲不可解僕道於解是也何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所謂道者非同官同科目之謂也業之所存心之所好之謂也今有場圃於此或種蘭或種蕙二物之臭味格格不相入鬻蘭者亦不入蕙肆而設蘭價然其所生之地則同場師之灌溉亦同非有類乎同官同科目之謂乎吾子好談吏治而彼不知好詩文而彼不知好飲好歌好詼諧而彼不知彼之所好者利而已利與足下所好數者相侔而馳如之何其求見哉然彼亦幸而

不來見耳。倘來相見而彼此不能道其所道反費一番
卮語。譏言加以廝傳。酒漿之累足下。又何不幸而受此
紅鬱哉。投骨可以喚羣犬而焚香不能招蒼蠅。理固然
也。僕山居四十餘年。不特同官同年也。兼與其祖父交
好者。或遇諸途乘軒不下者有之。到金陵過門不入者
有之。彼非有心我也。彼蓋自知其道不同故也。然竟
有道不同而相爲謀者。鄉岷武夫健兒下至
僕隸女流。或相思於千里之外。而寄聲問安。或竟投尺
一之書。而升堂受業其中。且有不識字者。亦復百舍重
城而至。以得一識面爲歡其故何哉。蓋後難熙日猶有

耳也耳其人之名而又欲借我以成名則自然如草木之本乎天者親上矣較之略讀四子書習幾篇制藝濫得高官傲然以爲道在已而耳用全無者皆僕隸女流之不若也君子於其近我者近而親之以見吾道之大遠我者淡而忘之以見吾量之寬是亦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味是言也可想見夫子胸中所不算之人亦已多矣足下乃以某某爲問得毋氣力勝於聖人將斗筲之人欲升量斗斛而算之邪

人集

文集

荅戈小蓮書

奇來古文在詩之上能從莊列韓非國策諸家蘊藏而出筆力又足以濟之再假數年如悍將開邊不知到何境界惟中有安民一篇勸爲政者多殺人似有所激而云然興到語可不必存何也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殺霜雪不加旱蝗必出是以儒言仁義仁是生義是殺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荀子曰奪然後義殺然後仁此皆聖經賢傳不諱殺之明驗也然殺不難以當爲難當不難以察爲難興其不當殺而殺寧可不當生而生如有囚焉不當生而生有一舉陶來登時以可補殺也

不當殺而殺後有千百皐陶來不能使之復生也足下能保天下之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存不能保治獄者人人皆皐陶則此論可不必存不特此也足下之意欲殺以止殺意非不善也然不知殺以生殺當殺不能殺亦未嘗不從此論而起強暴之徒知穿窬之必殺則明火執杖者多矣知調姦之必殺則行強者多矣知一村人之必殺則通謀合算而數村之人起矣及其既起則王法已窮彼方殺我我安能殺人卽如楚中邪敎使當日吏能訪察誅一二渠魁或竄逐數十人而其禍早息奈置之不察聽其聚謀生變此時王師所到

動殺數千百人而不畏殺者更如麻而起國家竟有
欲殺不能殺之勢是從前不察之過非近今不殺之過
也昔聖人之戒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孟子之戒齊
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襄詞云古之聰明睿知神
武而不殺此數言者皆深思遠慮如日月之經天人必
不能捨三書不讀而來讀足下之殺書也故曰可以不
存也

漢武帝治盜作沉命法詔盜起不發覺及捕勿滿品
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棄市自此雖有盜匿不敢
發光武使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

吏雖逗留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但取獲賊
多少爲殿最于是盜盡散走宋仁宗時決度太寬蘇
洵上書勸上刑殺韓魏公見而不悅曰國家安用此
儈子乎耶我薦之乃爲歐九所悞此二事附錄一覽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謂維武康熙癸卯翰林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以制府觀風受知於程尚書元章
令肄業萬松書院其時山長爲楊文叔先生知先生爲
吳下忠賢之後古文名家遂以所作高帝郭巨二論請
誨先生墨其後云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
弱冠英勇乃爾余竊喜自負從此肆意述作乾隆丙辰
薦鴻博入都與先生別乙丑改官江寧先生又掌教鍾
山官舍餘閒猶時時屈先生文宴析疑問難如作秀才
時先生亦顧而樂之也已巳余乞病居隨園而先生亦
釋帳歸里先生根柢深厚行安而節和所設義處文人

蔚興在浙則有孫珠王士俊何承如若而人在江左則有秦大士朱本楫審楷若而人率皆甚聲藝苑拾取科名告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信不诬也今先生去世四十餘年余求其遺稿不可得甲寅七月先生之孫梅溪孝廉襄先生遺集索府于余余欣然讀之元氣鼓盪浩乎無涯得韓蘇氣脈而又能自出機抒不屑寄古人籬下于史學最深料量治亂鑒別得失尤足冠冕百家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惟是先生常向余言康熙壬辰癸巳間雖在長安名猶未彰爲撰太倉相國神道碑而文名遂以大震今改集中竝無此篇然則先生之宏篇

鉅製燭沒者尙多存其小者遺其大者奚可哉余將廣爲搜羅交一鴻以補斯編之缺或庶幾無憾焉且追憶先生弟子不下數百千人人人自以爲將大昌先生之道豈料身後傳名轉託之于當時執箕膺揭之一童子哉然而余今年亦七十有九矣嗚呼

小集山房文集

汪心農試硯齋記

古人藏器必有室魯藏樂器則有宣榭蕭子良藏古物則有古齋白太傅藏棗則有廩藏書則有庫此皆見諸史冊而獨于藏硯之所鮮有聞焉吾友心農主人性嗜古而于嗜研也尤今年書來道得一端溪石膩理而靡顏長五寸許面有鶴鵠清臚呼之欲活試以墨無所不靡主人愛之深護之密乃于屋之西偏葺小園構突夏使居顏其齋曰試硯階下書帶草茸茸然種蕉數挺取其葉可以書也有桂有松喜其陰可借潤也其齋後則虔置繡表尊匜法書名畫取其與古爲徒以類相從也

事已竣。倩妙手作圖而丐余言以張之。余曰：「唯。唯。今。夫。
知。音。遇。合。之。難。也。大。者。君。臣。小。者。媵。侍。廉。從。下。至。渥。洼。
之。馬。波。斯。之。寶。清。祕。閣。之。玩。好。珍。奇。知。之。難。得。之。難。得。
而。位。置。之。尤。難。茲。硯。也。拳。然。一。石。耳。已。落。市。塵。其。不。辱。
于。狙。會。之。手。沉。理。子。奧。謀。汚。邪。之所。也。幾。希。矣。一。日。矜。
寵。若。斯。石。苟。能。言。寧。不。點。頭。而。稱。謝。也。哉。不。特。此。也。一。
齋。之。中。硯。既。爲。之。主。則。凡。供。役。之。毛。穎。進。飲。之。墨。翟。陪。
侍。之。楮。先生。非。其。良。誰。敢。來。耦。而。且。四。方。之。賓。聞。聲。走。
觀。者。苟。非。摩。研。編。削。之。才。又。誰。敢。入。崔。儦。之。室。與。訂。石。
交。哉。余。老。矣。所。藏。十。餘。硯。終。日。策。其。勲。甚。苦。而。卒。未。謀。

一塵以居之聞主人之風能無忍愧子顏乎乃記其事
又爲之歌曰紫電片墮入君家明試以功墨瀋飛花
槃槃主人陶元居以軒楹葩華蓀布齋之幽兮惟
石丈之遊兮石之貞兮惟主人之德之馨兮譬彼良田
榴與子孫耕兮

小集山房文集

近文齋記

以近文名齋謙詞也何謙乎爾穆子司開廟文事也文則郁郁乎君子以懿文德矣彬彬乎通識懿文矣以文名齋何所爲疑而胡以近名穆子曰嘻近之一字豈易言哉近蘭者芳近棘者傷近慙者淳近賢者良我不能揮毫翰於天庭自著其文而徒揭揭然以攻木爲文以鑄金石爲文以摩崖搨碑爲文是我與文一而二者也不足以爲文也然而居是齋也已廿年矣所往來者商權談笑者非方聞綴學之士卽摩研編削之才染之久而不覺神移焉相親久而不覺與夢通焉其不得不與

文相近者誠也。取以名齋。我子孫自擊道存從形下而悟形上。或勿叛于文也。其庶乎。余告之曰。昔楊子雲作太元經。至幽遠也。而其言曰。人之與元近者。元亦近之。人之與元遠者。元亦遠之。予之志。卽楊子之志也。今士大夫身以文顯。而往往得志。後棄之如遺遠。若萬里然。則穆子因技悟道。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吾聞唐職官有鐫勒使。一員銜居六品。他日穆子及身爲貴。未可知也。卽不然。而將來繼起者。安知其不爲趙衰之文乎。不爲公叔文子之文乎。皆可于是齋也。卜之。吾爲欣然。作記以待。

韓生哀辭

錢辛楣先生掌教鍾山常爲余稱韓生之賢因得傾衿相接生名廷秀字紹真年三十許深中篤行有壺遂風工散行古文余老矣每有述作輒屬其代往往亂真隨園文宴必招爲祭酒同人敬而服焉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引見天子命以知縣卽用生歸自京師重執贊來槃躋雅拜受業於余余辭焉生曰漢于定國官廷尉後乃北面迎師而學春秋廷秀願學焉余笑而受之又一歲遷廣西馬平縣知縣遂別去芳訊杳然聞受印八日死矣余初駭不信繼而其子歸柩告哀方知馬平

爲粵西最凋敝邑前官負國課至二萬餘金驚悸死骸骨未歸生筭衆唱名有少年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者乃前任公子因飢寒投充者也生蠟然心傷退而顧其兄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是夜卽朝服筮經而亡嗟乎以生之才之學之爲人使終其身一秀才一孝廉所得館穀頗足樂飢學道咏先王之風就使循例需次亦尙有十餘年歲月其湛深於學未可量也蒼蒼者又何苦誘而驅之於蠻烟瘴雨之鄉恐仇生者未必忍心若此雖然死生亦大矣生見事不可爲辭官可也詭病行可也縱受劾甘處分亦無不可也而何必授命如毛輕生

如暫別哉先是生中進士報到時其母死赴官時其妻
死路上其子婦死以一官易三死而終之身亦殉焉豈
趙岐所云遭命之說其果然耶余終夜思之而不得其
故也乃爲之哀辭曰

苗乍長而揠兮蘭方榮而拔兮陽示以春溫而陰加之
肅殺兮豈造物之不仁抑斯人之不達兮嗚呼噫嘻
仰首問天天其將何以答兮

人集印文集

祭徐心梅秀才文

嗚呼心梅從遊最久廿

赴重泉回思往事過若

其躬觥觥其貌才流經

紗束修麌至執訊如麻

洞庭西麓湖影搖牕山

我詩文篇篇手錄仲海

歸舟軒然浪起舟阻中

容君開笑口拜謝石尤

風代留賓雲還出岫七

爲師壽挑燈紀事曾作長歌揮子翰墨寫汝烟蘿再越
五年我尋鴻瓜更挈朝雲重遊蓬島君家賢兄其風肆
好彼此妻孥推襟送抱至今閨中津津樂道王子秋仲
駕詣金陵其時省試人競科名君獨道然立雪柴荆花
看金粟宴預華燈小住旬餘依依惜別君馬在門君詩
在壁方吟重來豈期永訣君生世族家本華腴敦宗睦
鄰孔眸孔渝薛包分產鄭綏爲儒兩番獻賦運阻天
衢生計折閱羣從析居研桑心計未免憂虞昨春握手
面無見膚正思刺探近狀何如忽然訃至使我心驚晨
燈先滅夜燭空明他時扶杖吳苑重經法虔已喪支公

伶鶯嗟我老耄越疆難弔對此江流中心是悼何以招
魂哀詞一章將何磨墨哀淚千行哀哉尚享